



玫瑰殘了

羅西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了 殘 瑰 玫

著 西 羅

行 印 局 書 光 大 海 上

了殘瑰玫

中華民國廿六年五月七版

定價國幣五 角
實售國幣二角五分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作 者 羅 西
出 版 者 大 光 書 局
發 行 人 陳 苻 蓀
印 刷 者 大 光 書 局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上海大光書局
上海松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從棺材的裂縫淌出那一滴神秘的屍水，
從女人的眸子淌出那一滴神秘的眼淚，
用不着擴散於這藍色的世界呀，
都到這里完聚！

——自作召請一詩中之第三節，代序。——

For thus I question'd: 'Shall these tortures, Sir!
When the great sentence passes, be increased,
Or mitigated or as now severe?'

He then: "Consult thy knowledge that decides,
That as each thing to more perfection grows,
It feels more sensibly both good and pain.
Though ne'er to true perfection may arrive
This race accurst yet nearer than now,
They shall approach it"

—From **DIVINE COMEDY**, Canto VI—

上 部

一

玫瑰殘了！V的戀夢成功了。

“玫瑰殘了，今年的玫瑰又殘了。”V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他在具有各種迷人的色香的衆花之中，除了蘭花，最喜歡最令他愛惜的便是玫瑰。他把每年的摧零的玫瑰，都深深地密密地悄悄地掩藏起來，做他自己的生命的驚鐘。

V是H省的N大學裏的一個學生，今年暑假他便是學士了。他在學校的附近賃了一所房子居住。住在這裏的不祇他一個，其中有一半是他的同學。這所房子很大，有兩層樓，四圍走廊的中間，有一口死水的小池塘，塘邊矗立着半峯兀立的大石塊，圍着小池的是重重堆積

經年不掃的赭白雜間的殘葉。他們很愉惡這怪樣的醜惡的園庭，但房東說，一口池，一塊石，和許多落葉都有非常重要的風水關係……

“而且，”房東說，“要把這口池填了這塊石山搬開，再把中間這塊地掃的乾乾淨淨，我這間東西一年的租錢都給白丟了！”他不住地搖頭。

“我們去！”

“對！我們自己動手去！”差不多有二十個人在捲袖子。

“石山呢？”

“哦哦！怎辦？”

“我們湊錢僱工人……好嗎？”提到錢似乎有些爲難。

他們把袖子放下，到晚上他們又把袖子捲起圍坐在麻將牌掉子邊的時候，雖然從死水池裏跑出來的蚊子把他們的腿子咬得奇癢，雖然一陣臭青的枯葉味把他們薰得十分不自在，他們倒滿不在乎。

”V的頭髮，長得那麼……”

“我看他的頭髮，簡直可以打辮子。”

V只抬頭向他們冷笑了一聲。

“你看他那晚洗了澡之後，呆呆地對着鏡子拿着一

把梳子，但他的口裏却喃着什麼‘何心描窈閑金粉’，我看他的樣子總有點古怪！”E見方才取笑V，他也不出聲，也把聲線放低了一些，再談他們的新發現。

V起身走近他們旁邊倒了一杯茶，連杯子帶在手中踱了出去寢室後的一條走廊上。他聽見裏面：“V……他……不要這麼大聲……怕他？……哈哈……哈哈……”再轉了一個灣，他便再鼓足了勇氣，輕輕地叫‘倩倫！倩倫！’

V倒身坐在一塊平滑的白石之上。在他們的樓西角外，給竹籬攔開的，便是倩倫的睡房後的空院，幾盆半殘的玫瑰，給夏夜的微颺帶了伊們的餘香踱到籬東，柔曼的琴韻驟止，黃玻璃的前窗印出一個不十分苗條而壯碩的女人的影子。

“V哥，你來了！”倩倫捲夾着琴譜，扭亮了院子的電燈。

——哦哦！一個白衣飄舉的嬌態的少女！一個白衣飄舉的嬌態的少女！你真不該愛着我，戀着我！你也要想想，一個窮到十足的大學生，他那里會和你結婚？少女！你真錯愛了他了！……你要愛他，你為何又不了解他的心情，癖性？你要知道呀，我的貌不是我的偉大，我的貌和我的才都不是我的偉大！我值得你愛的，不

止，值得世間女人愛的都在乎我的真摯的感情！都在乎我的偉大的心情！都在乎我的高超的靈魂！都在乎我的怪僻的性格！你根本不能了解我的性情和我一切的孤傲，其餘一切都是白費！——他想着沒有答話。

“V哥！你又不則聲？”

V恨恨地望了伊一眼。要是在同性的朋友之中，他只‘嚇！……’便算完事，在倩倫却完全是個例外。

V的確是愛倩倫的美麗的嬌憨的容貌，伊的左深右淺的笑渦兒，伊的柔嫩外露的紅唇，伊的面紅耳赤的處女羞，都曾振盪過他那奇傲的冷淡的情感！

他做H省N大學的代表到江蘇去的時候，他同時負有全國青年聯合工作團到江蘇去組織分團的代表的使命。恰巧那時江蘇的C女子師範學校開四週紀念慶祝大會，他也在被請之列。倩倫從他的演說裏認識他叫做V，V却從伊的跳舞裏認識伊叫倩倫。不久伊轉學到了N大學的附屬中學。

“把電燈捻息罷！”V嫌清紫的月亮給電燈蒙上下一層黃霧。

“捻息不是捻息！你看，氣急得你呀，你命令我！”

——你命令我！你命令我！——V從想不到由那些庸俗的嘲笑他的同性的朋友的口裏所發出的反抗的聲

音，會在這個溫柔迷醉的Nightingale的歌聲裏迸出，他重覆把這兩句話溫了一遍，他有些發惱。

“你！……哦哦，倫，你再不要……”暴怒纏了到懇求，他的答語又是例外。

“V哥！你叫我出來幹什麼？”

“……………”

——那晚上，我告訴伊說我最喜歡的是我們住樓中間的大庭院的時候，伊却掩着鼻子，嘲笑着，‘你只是喜歡醜惡？哈哈！’這樣一個俗女子，我真不想和伊辯白：我總不曉得爲什麼這樣一塊迷人的嬌態的面龐却偏生在這樣一個俗氣的女人的臉上！哦哦！倩倫！你不曉得？我愛你却只是愛你的美貌喲！除了，你叫我在你的所有之中，再找出一些什麼可以和我相愛的地方？倫！你這藝虛榮的女子，你這渾身濁氣的女子，……唔，我對你，倩倫喲，我總輸出了不少的愛悅了！

“V哥，昨晚上我們打麻將真快樂……今天，遊水真好玩呀，明天還得多謝G先生，他請我們吃晚飯哩！”

——倩倫，粗俗而美貌的倩倫！我早也曉得的，你口口聲聲說愛我，但你却没有接受我的僻性和真誠，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愛我？你在你心目中所認爲愛人的面前不應說感謝任何一個男性？你感謝G先生，你便愛

他去！你爲什麼要向我道你的驕遇？誰願你除了我之外，再給別的任何一個男性眷愛？管他媽的什麼社交公開，社交不公開，總之，我要聽見別人讚你的貌美，少不免有三點鐘不自在呀！

——別樣可以公開，可以共享。戀愛，獨有戀愛是絕對祕密的，絕對自私的！你要愛我，那你完全是我所佔有的！——當然你也可以這樣想。或者……

“你總是一聲不响！”伊才覺到V在凝想。

倩倫這一問，他越感覺到伊竟連自己這一點特性也沒有相當的瞭解，心更冷了一半。在一個很短促的時間：他覺得倫的處女香比園中的積葉氣味還不好，他覺得池旁那塊奇醜的石山的靈魂比伊的高傲得多，他覺得伊的聲音比蚊子發出的更加討厭！他想起伊，要是心情稍爲偉大一點的，伊定不會說出這句蠢話。但不久，倫的深圓而烏黑的吸人的眸子，倫的不十分白皙而細嫩的有笑渦兒的兩頰，倫的帶有些微黝子香水的殘味的捲曲的覆額之亂髮，配了伊那颯舉的輕輕的晚衣和外露而不十分厚的紅唇；溶和在青碧的新月之下，他到底不捨得回絕伊。

“有頂重要一件事和你商量……”他在微笑。

“和我商量？哦……”倫心裏有些跳動。

“其實也沒什麼商量，不過……不，這是一個報告罷了。”月下他見倩倫那對晶黑的眸子，在微微顫動；他自己也心裏一酸，辨不出是淒涼或快樂。

倫見V的眼圈也紅起來，又想起方才V說的半吞半吐的話，伊的純深的小鳥立刻感覺到這不會是什麼快樂歡娛的事，心中生了非常恐怖。伊和他混熟了，今天的恐怖令伊預感到似乎快要離別。離別在他的心裏，本不算什麼一回事。橫豎一個走開了，一個又昏過來；美麗的女性是斷不怕沒朋友的。但在現在的倫，却完全不對。這並不完全因為伊有點愛他。

“唉！唉！怎的？實在怎的？V哥！”這聲V哥竟如琴韻之絕音，把倫的眼淚帶了出來。

“不要哭，不要發急。倩妹！”

“哥哥！我害怕……你說……？”

“沒有什麼，不過我很愛你！倩妹！還是——”他用沉靜語調把流放的衝動壓住。忽然間他又覺得這樣說出來是沒有什麼意味。‘但是’以後，他不想說出伊究竟氣根太薄了，完全不能瞭解他的深奧的心情；他也不想說他快要離開H省回他的故鄉K省了！因為他覺得這樣蹂躪一個少女是太殘酷，太忍心！他替伊設想，伊雖然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伊的美麗的面龐，伊的嬌憨的靈魂，似乎

都不應該給一個自私，自恣，驕誇，孤傲的狂人任意把伊的一切揉毀！

“啊~~~~~啊~~~~~？”

V知道這回又把一個少女的心弄破了，也不禁灑幾點淚。

“但是怎樣？”倩倫以前也曾幾次向V表示過愛，但他那種不接受也不拒絕的神氣，弄得倩倫差不多半年來都在迷惘渺茫的世界裏尋求愛的生活。“但是怎樣？”伊重覆地催促。一堆冰尖的熱氣漫纏着伊的乳部和腰肢，淡紫的月光渲染了大半的竹籬似乎禁不住伊的僥倖；伊像一匹初會步的小兔顛倒在V所坐的平滑的大石所壓陷的浮泥之旁；V的手和伊的微微發汗而帶有一些梔香的手緊握時，他的蒲草般的灰髮早覆了半邊伊的前額。差不多在十五分鐘內，伊完全失了知覺！

“倫！我總記得你！”

他的右手撫摩着伊的右臂，左手放在伊的背脊之上；伊的兩手連環着圍了他的頸項，顫震地不住地接吻，抖抖地不住地垂淚！這樣又經過了差不多十分鐘。

“哥哥！哥哥！”

“倩妹！愛妹！”

“.....”

“……………”

二

倩妹。

我現在要鼓起我的心情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我回省的船票已買來了。我一看見這張桃紅色的船票，我立刻覺得彷彿我所有的一切的幸福，所有一切的異鄉的幸福，都給我垂死的哀情的灰幕掩閉得渺茫無蹤。倩妹呀倩妹，你怨我，請你按捺着悲哀的情懷恕我！恕我！也許我在明月朗澈的海中是吐盡了我的哀戀的悲歌，但是，倩倫呀，你也不用悵望着雲天，你也不用徘徊着淚境；倩！你靜着，你靜着，信得過那西去的孤鴻，會得帶了一兩聲我臨洋灑淚的狂歌給你！你是對於我還有一二分開心旁注的呢，你就去膜拜我那傳音的使者！

你也不用怨恨，你也不用悲愁，我走了，我寂然地走我不敢向你辭別，我恐怕我的眼淚，你的眼淚，合攏來會得把我的船票消溶了！

不祇這樣，老實說一句罷，我只要再見你一面，我一定不回K省了！想起你那可愛的笑渦，可愛的晶黑的眸子，可愛的薄薄的膩膩的紅唇，可愛的微黑的黃黃的肉色：唉唉！愛妹！倩妹！我一百九十分真誠地願半天飛下

一個‘血鏡’把一般美媚的你炸死，炸得永莫留一些點迹
在卑污的人間，在萬惡的人間！或是呢，把這般醜惡，窮
賤，癡迷的我炸死！或把我們兩個都炸死！讓這不堪提起
的腐屍充滿着的臭湖裏，永莫留下我倆思念的痕迹，

倩妹，我說一句話給你聽，你可不要惱我！

實在說罷，倫，我這幾天似乎思想上起了巨濤在浪
奔，一切我週遭的我都想重新把他們評定或整理一番，
用我的冷酷為理智。結果，一切和我發生關係的事物都
紛然雜陳在我的心裏，越想越昏沌，到底是一件也沒曾
解決；真的，一切都沒能解決。想來想去，終於想到了你
我的事。戰慄於你的活潑嬌憨的美貌之下，姑娘，我不
敢欺騙你喲！我不想掩着我心靈的一部分，閉上雙眼說
倩妹喲，我愛你，我整個的愛你！’不能，我不能這樣詐
取你的情愛，那麼，我完全不愛你嗎！不，不，這又不對，倘
若我是完全憎惡你的時候，我早該表示我的厭棄！但我
現在尚依戀着……

你該知道喲，我和你相處在迷惘的生活裏，我曾經
有多少次向屋角的蟻巢上灑淚；曾經有多少次向木然
無知的少女，你，捧出熱烈而跳動的真誠；曾經有多少次
把我心靈揉折來遷就你；曾經有多少次把我的驕傲
的脾氣壓低來令你滿意：哦哦，哦哦！倫妹，我大胆闖進了

你那溫柔，美麗而令青春的心迷醉的愛網之中許久以來，我的淚也丟够了，我的苦也吃够了！

我頂愛玫瑰，次愛蘭；有幾晚我卑鄙地向你獻媚之後，回到宿舍，黑越越的院庭之中，我悵望着怪石的陰森的影子時候，也曾私心將你比作蘭花，我自己比作玫瑰。可是呵，倩偷妹子，現在我的淡泊的心中，只留下兩個微黃的花印，朦朧的，模糊的，若隱若現的！我如今真覺得這樣實在沒有什麼意味。

你這樣美貌，誰個敢說不愛！誰個敢說不愛呀！

我的一切的孤僻，你根本沒有了解：你的性情，我通通了解了。然而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你的性情會這樣。我無私地承認我是自私的人，那晚上我們的濃蜜的情之純濃，在我看來，我們兩個都是一時的衝動！不過一閃光的快意罷了！說到永緝，却還是渺然的夢幻！我接過你的未經男性蹂躪的唇浪，我永生不會忘遺；我終曉得世界上有這麼兩片如飴如蜜的櫻紅！

你看到這裏，或許會感到不安和失意，或許你會詛咒我是負心郎，或許你會怨恨我是薄情人，或許你會像社會一般八一樣地痛罵我是獸漢，對的，要是你能够這樣做時候，我也十分稱心；我便默允我是負心，我是薄情，尤其不可掩沒而彰明的是我的確有幾許獸氣！要是

你再能夠想一想，我這樣究竟配不配，我們究竟能否成爲……那我便十九分祝你思維得徹底一點兒。

我決定回K省了，決意連畢業試驗也不去考了。一張文憑固然不算得重要，我却並不是有意生生地把牠睡棄，不過家裏有信來叫我回去和一個不相識的女人睡在一起，並且他們說這樣做會對於我那將要離開世界的祖母有益一點，我覺得這樣一件事本沒有多大的關係，也就答應了。

倩妹，倩妹呀！你是有幸福的人，你千祈不要悲傷，將來的微笑之花，經已爲你而怒放。我呢，唉！我是個永世孤獨的獸漢，我是個永世孤獨的獸漢！我以前不是向你說過嗎？我最愛我們宿舍圍住的廢院，因爲牠正是我和我所住的世界或我眼中看出來的世界的一些模影！是萬千奇象裏的一個靜觀！你看，冷傲的哀頹的怪石是誰個的幻形？是誰個的生命的象徵？

“我頂憎那塊怪石！”是你隨便順口說出的話。

現在那塊怪石離你而去了。或者你此後永不會再見那你討厭的東西的面龐了！崎嶇的孤寒的怪石峙立在臭惡充盈的池裏，四週圍繞的都是些腐爛骯髒的枯朽之殘葉，她顛顛地傲倨地受盡了風雨霜雪的凌辱，受盡了過遭的強烈的惡化性的壓逼，雖然牠終於會腐爛

而墮下那臭惡的死池，有那滿身的瘡痕和斑疤，也足以證明牠是百戰的勇士了。

告別了，現在我們告別了！倩妹嚟，我謹以我的心香三寸，在命運的神靈之前虔祝你，倫妹，虔祝你永久幸福，永久快樂！

這里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F君，你也認得吧，他很恨我，很仇視我；在別個朋友的口裏我探出他是妒忌我！他敢在許多人前搶白我，他敢在許多異性面前毀我以冷嘲，罵我是狂漢！他說十分愛你，我看……這件事你該審度一下！

玫瑰愛了，你的朋友的生命也殘了！

不幸的，V.

V一口氣把這封信寫到結尾的時候，殘酷的他也賠了兩行冷淚，不近人情的他首先本想實實在在地把他的憎惡倩倫的思想盡量寫出來，現在他重覆看了幾遍，心裏起了異樣的不安！

——雖然這封信由憎惡變成了不滿意，但是我為什麼要這樣蹂躪人家？哦哦！倩倫呀，單說不滿意，已經對不起你，已經百九十分對不起你了！你滿輸了這樣的真情對他，你這樣熱烈地吻他，你却料不到他會怎樣忍

心絕了你嘞!

他的思想轉了幾個灣，他兩手竟垂垂地發軟，用緩慢的動作把那封信拿來拭淨那狂湧的悵然的淚珠，他終於把那八九張信箋撕得粉碎。

三

倩妹。

我現在因着一件不大要緊的事要回 K 省去了! 在我把行李捆好而未下船的時候，我忽忽不及辭別，祇好寫這麼一封短札給你，請你恕我不辭而別的荒唐的罪過，請你千萬要恕我不辭而別的罪過嘞! 該詛咒的是那個催歸的消息，牠把一件令我十分驚愕而又十分情急的事體和一個無味而可笑的無意識的事體給帶了來，真個令這羈他鄉受盡冷薄的淒涼，受盡異方的苦況，而現在纔得到一個美麗的海倫仙子一般的嬌憨的姑娘的愛寵的我，起先的確有不歸不能，欲歸不捨的綿綿不斷的樣子! 現在我決定歸去了! 現在我決定歸去了! 妹妹，妹妹，親愛的妹妹嘞! 我是百萬個對不住，對不住，總之，請你將愛我，爲我而淚下，爲我而憂悒的心情拿來恨我，罵我! 最後，最後還要請你原諒我，原諒我嘞! 我經已受過了差不多全人類的指摘和怒罵，我更想默默地承

認你的懲罵，一個美貌的姑娘的怨嘆的怒罵！我這萬萬的二十九年的青春裏雖未曾得過別個正直的君子一心的諒解，但我却恨得你，妹妹，親愛，最親愛的倩妹呀你，你的諒解嘍！雖然我不是強要你那幼稚而薄脆的心靈瞭解我的僻奧而不通的心靈的全部，我想至少你也得原諒我此番是處萬分不得已的絕崖而往下跳的！是處萬不得已的自逼而往火裏攪的！或許我這樣是會犧牲了我的生命，或許我這樣是會肢解了我的幽魂；總得算我矢志不堅，把舵不定！作算命運之神是把這顆滄海的小粟漫意地捏碎了，但我的愛你的深情呀是永遠地永遠地騰上巖頂，是永遠地永遠地浮在火尖的嘍！

我悄悄地走了，不敢見你一面。我預料着——見你的具有莫大的誘力的面龐，許會令我遲遲此行或留滯不行，或縱行了而令我在船中發狂而蹈海！那我的罪孽更大了，更深了，更重了！雖然沉淪到這樣是幾乎脫離了人世的，我，罪孽是沒成問題；但是，我的K省呵我的故鄉呵似乎他們都在守候着半世飄零的我！更似乎那里有一件東西，除了你，除了親愛的你之外，是令我牽掛的，是令我哭跪的，是令我一想起便迴腸九折，淚泉汎瀾的：那便是我的年邁的祖母嘍！那便是我的以我為心肝以我為生命的年邁的病勢十分沉重的祖母嘍！

偷妹！你切莫悲傷，你切莫悲傷呀！我知道你深深地戀我，我却更希望你會慢慢地慢慢地淡化了我的像影在你的心頭以至於完全忘了我！你不要說我很心忍心，其實呢，自那晚蒙了你特殊的允示，蒙了你的背人的恩澤以來，一個星期中我除了照例吃兩碗死飯，和照例聽聽別人的譏蔑以外；那時我不是躺在牀上，呆着，細味着你的如淵如海的重厚的深情，那時不是因感激而流淚！而抓胸搥牀？在你想或者以為我倆大有永永締結的可能，哦，你又那裏知道我的苦心，你又那裏洞悉我的苦心嘍！你想想，像嘗着變愛，熱烈着變愛的生活何嘗不是十分快活！但，這僅僅是一種，一種痛飲着毒鴆的迷醉的痛快嘍？你再想想，像我這樣不能顯親耀祖，不能增光門楣的沒用的沉墮於污濁罪惡的男子，身邊本得不到多一個大；沒件光鮮時髦的狗皮兒，從那里去尋求幸運，更從那里去營謀維護永恆的歡愛的麵包呢！雖說這是你情甘附從一個癡狂沒用的男人度唯愛的生活，恐怕……不，我那能讓一個新鮮活潑的妙齡的姑娘，生生吞西北風以長埋於我的殘忍暴厲的蹂躪之下而憔悴而死呢！唉！唉！唉！

我枉無把握便先自取得了你的愛情，那是我的錯過；你輸了愛情給這樣一個男子，那正是你的不幸了！

幾次我曾想以自殺來絕你的癡念，曾想以自殺來報你的高情，曾想以自殺來拯救我心愛的姑娘於危墮之前；結果每次，每次，每次不過添多一些悵惘罷了！可笑的我，既缺乏往生路奔殺的積極的 Courage，更那有往死路甘投的消極的 Courage 呢！哦哦！哦哦！

總望你以可憐我的心情愛我！總望你以可憐我的心情恕我罷！

既往的一切，你可以當是夢境的便咬定那是夢境；難當是較鮮明的夢境的那你便權當是一回不足輕重的偶爾的遊戲吧！

倩妹呀！我又說錯話了！你原是一個潔白的深情的少女呀，不能，不能，絕對不能夠！既不能當是夢境，更不能權作遊戲啲！那原是真情，那原是真情，那原是不熄的燃燒的真情呵！唉唉！唉唉！

一錯在我們相識，再錯在我們相愛！錯了啲！還有什麼說的！

汪洋是泛濫着洪水，塵獄是蓋盡了浮華，我自己這區區的一身，一生，我原是早忘却了！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或者還會盲目在早早打算着將來，可是將來都成了過去，一切都成了凝固的化石，我的心呀已經變了一顆綠晦的銅鈕！跌在地上許還會鏗然作響而滑滾，自身却非

常的生冷而黯暗！

妹妹呀，身外的榮譽非毀，我固一些兒沒理會，也沒曉得。雖然我現在也能強笑承迎這虛殘的世界，雖然我還能將我的心煤的渣滓放在情爐裏燃燒，差強人意地總算爆裂了幾點微微的火花兒。唉唉！倩倫！倩倫呀！到處的我，一般地避不了人們的煎炙！我此行是有意思沒意思的呢？在我此刻尚沒有閒工夫去思索，不過可以料想得到的是此地許多聰明人的譏評，我走後此地的人們的指笑！

戀愛，不錯是一回甜蜜的事。或許有些人們肯定所謂戀愛橫豎是性交的途意之企圖，或許有些人們是說戀愛只有靈的共鳴和交感的享受是永恆的，不死的！於是許多人們便在尋愛的當兒尋苦惱，在彷徨於多事的人所設下的藩籬！

愛妹呀！我不羨慕也不嫉妒任何一個情場中的戰勝者！我不詛咒也不譏評一個卑污的幸運兒！現代的戀愛方式，範圍於‘現代’的黑籠中只管往深淵下墜，因此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種絕對適合的理論。愛妹呀，我現在和你以外的許多人表同情了；在‘現代’的桎梏之下，冷漠的屠場之中，我愛就是金錢！我愛就是金錢嘍！愛的真理就是生命的真理，我替你發現了牠，我更望你

能把着這個見解，奮勇在人生的戰場上廝殺，那你的幸福一定無量！那你的快樂一定無邊！我是愛罪惡愛虛偽而迷投於黑暗的人，祇好在屋隅觀光。不然，也活該睡伴空階的玫瑰凋殘！也活該靜守着新野的衰墳！也活該享受着冷月的留照！華綺絲羅不過是爲屍骸披遮罷了！人呵，人呵，恁般淒顛而生，恁般廢然而死嘍！——哈哈！倩妹，你覺得這樣的題外的胡言亂語有趣嗎？

.....

V 不停手地寫到這裏，幾乎狂嘖起失敗來。用那握筆的麻痺而痠軟的右手把他一鼓作氣疾筆書成的半封信兒擎在手裏，似乎又想撕成粉碎。

——真倒霉！思潮爲甚這般凝滯呀？

他決定回 K 省去換換空氣的當兒，他想絕倩倫的念頭早已潛伏在腦子裏。在臨去的一個黃昏他忽然間想起要寫一個信兒給倩倫。當他撕了第一回寫的信到第二回寫至停筆的時候，足足白費掉七個鐘頭。

午前一點鐘過了，V 還是握筆在凝思。

從他離鄉飄泊在外的七個年頭計驗起來，把他的哀茫而凝固的心血分析起來；倩倫確算得 V 的心房裏的一盞酒精燈，把他的心情漸漸燒熱了，但他似乎只安於夏夜的涼夢，只安於心血的冷凍。無意中把酒精燈放

了進去，又似乎令他覺得有些酥醉的安適！從沾戀回復的冰流把他的怪脾氣重新推擁起來，他一口把酒精燈吹滅，讓心情凝凍起來。經了這個決心的動作的V，雖說是太不近人情了，但他却有很會替別人着想的近人情的念頭：那便是怎樣把曾經令自己得到萬象荒涼中的快感的酒精燈或姑娘來安置一下，慰藉一下。

真的，他的鬼念頭似乎是商人做買賣般的：求其雙方履行完合約所載的條件，那便算完事；求其一筆錢換一筆貨，完了事還仍然是陌路人，雖然交易中彼此口中都是好朋友！

V的反抗既成的往前的一切的熱念，積下來變了一付冷虛的眼鏡；他把牠帶在身邊，戴在眼上，因此一切他所見的都滿浮紫色的灰翳。他這樣坎坷地踱過了幾許年的白滑的怪石嶙峋的命途，他一天驕傲過一天，一天孤高過一天！一切的碰上了他總是沒幸運的，他，像人人說的，是太殘酷了！

“我想，倩妹呀，我想扭碎一切！……”他沒趣味地往下續完那封信，可是剛寫了一些，便又覺得不對。“這句口氣簡直和上文沒連接呀！”他想着：

——寫得太真切了又令伊難堪，太假了又似乎全信都支離破碎！冷了不行，十分熱又似乎肉麻！絕了……

不……唔……

他又寫不下去，重覆把上面看過，看過，看過了之後，自己也覺到矛盾得發慌！有許多地方，自己看了會肉麻和好笑！此外他還發現了很不少不通的地方，弄得 V 非常踟躕起來。過了不到十分鐘，突然間疲倦和頹廢又來襲擊他，無可奈何的 V，終於把筆往下寫：——

而且，倩妹呀，我相信戀愛是有 Climax 的！是一定有 Climax 的喇！分明地牠的程途像是座崎嶇的高山，過了峯頂便會下落。愛妹呀，我們的分離是暫時的痛苦，但酬報我們的是雋永的莫可消滅的愛情遺留在我們的各個心中！沒有達到性交的最高潮雖是畸形的戀愛，正惟是不超過最高潮才令到我們永不相忘！永不落下！在這裏，愛呀，你不要誤會我不想我們永遠締結喇，你不要誤會我不想我們永遠締結喇！正惟我想我們的性靈達到這個地步我才這樣做的！這又是我決然離開你的一個輔因，告別啦，愛妹！珍重罷，倩倫！

你給我的信我要把牠們收藏起來，不還你了！借給我的八塊錢，現在手緊，無力清償，也只好俟諸異日。

三天後，我離開了現居而將別的 C 市到了上海，還得有一封信給你！

哦哦！玫瑰殘了，你的朋友的生命也殘了！

不幸的，V，七月十三日。

再者：宿荒園裏的怪石是我的游魂所寄的，你不妨去憑弔你的友魂！

四

“上那兒去？K省？”

“唔……我？沒一定！”

“怎嗎？沒一定？”

“……是的。”

“怎的？是沒一定！”

“不，我說是到K省。”V自己也覺得好笑。

“你呢？”

“我？我也是到K省。”

“哦哦，好極了！那麼……”

“十九號房那個是你的誰？”

“哈哈，我是獨個兒從H省來的！”提到H省V似乎有些慚惡，他望着殷紅的海邊的晚霞，似乎幻着情倫的“忿恨的紅臉；他低頭注視着淺綠的海水，似乎幻着情倫的，無數的情倫的疑愁的深圓的眸子；他再右望望那個粗大而黝黑的似乎在較武臺上力士的手臂一般的鐵錨，那對無處安插的目光，漸漸把牠的邊沿淡化開去，只

幾條微焦的細細的經冬的老樹的枯槁般的，似乎是情偷的暴怒的震顫握拳的向天的手臂兒，印過了V的灰唇的微香的臂兒，直向他狂抱過來；他惶悚地把頭抬向天空，汽船的煙突的煤煙陣陣地噴出，似乎是情偷的悲哭時的亂球的金黃的頭髮。

“哦，哦……上當，上當了！”他不住用手背揉着眼睛，滿佈着玻璃碎般的汗珠帶着烏黑的煤粒在他兩眼畫上了一雙灰圈，他的手指把沒有脾子的兩個器皿頂開，朝着他的朋友：

“小如，替我吹去了煤灰吧！”

“哈哈！哈哈！”

“哦，笑什麼？我的眼睛淹得疼極了！快點！”

“哈哈！哈哈！哈哈！”

“嚇！……”V索性放下雙手，把眸子閉得緊緊地。

——呵，真的？難道這麼一個世界，竟沒有我的幸運的所在！哦哦！竟沒有我的幸運的所在了！難道有些微點子幸福的人們，對於我都加以非笑，加以輕薄？你看，多麼不干重要的一個贅疣喲！呵，我只是一線火頂的微縷的輕煙呢！悄悄地燃燒，悄悄地升騰；對於世人沒有貢獻，對於社會沒有福利，自己對一切都漠視了，空冷了，

又那能望自己以外的一切對這樣萬波傾湧的海邊的一點水花，會加以特別的體重，會加以特別的恩遇，會加以特別的關懷呢？呵，其間一切都是我早已預料的喲！我，貧賤下作的我呵，誰叫你沒充滿囊袋的金子，誰叫你只以強笑和冷顏去迎逢幸運，誰叫你以卑陋的畏縮和特具的頭腦去營謀異性的愛悅，呵，這其間的一切呵，都是我錯！都是我錯！世界是早已撇下你，而你自己，你自己却反抗命運的安排！硬要在人人唾棄中求自己的高尚，硬要在個個非笑中求自己的尊嚴，硬要在破壞不堪的頹屋中嫌自己的房子太小，呵，你的真情人家說是孤縮！你的冷漠人家說是妒嫉！你的暴怒在別個看來也只是小鴨的醜叫！唉唉！我的燃燒的青春火焰是永沒向外發洩過的喲！是永沒，永沒向外發洩過的喲！牠只向內燃燒，燃燒着我的青春的嫩芽，偶爾半縷的熱灰中所發洩向外的氣息，偶爾半縷我的心血昇華了所發洩向外的氣息，別人只嗅得是臭惡污濁的炭氣，哦哦，臭惡的炭氣喲！其實，我二十九年飄渡着死野夾併着的生命的狂濤的黑海，又那會看過有一片真情的，一片混盈以真情的海市蜃樓喲！或許其中有的，有一片淡泊的真情的蜃樓，我的偏見支配我，令我以為是無意的流霞而遠引別處；或許有時幻想，蜜甜的幻夢欺我，令我以茜紅淡紫的

癡霞誤爲是真情的蜃樓而奔赴！哦哦！哦哦！我合該恨自己，我合該笑自己哭自己喲，誰叫你沒有高貴的名閥，而又偏偏，偏偏地，偏偏地不幸只生活於偏見和幻夢之中了，只求虛假的海市在我眼前一現僅僅一現我也就够呵，够了，够了喲！……………縱自有絢爛的驕視的春花在笑迎我的小舟，我又怎敢回伊以一笑！作算我十分妄想而去親吻那吐着芳華的幽蘭，那吐着馨芬的玫瑰，我又有什麼能力把生命之浪舟拴定呢？哦哦，我雖有領略過真情的滋味，又何必渴望那不能尋求的滋味呢？呵，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喲！——

放縱的沉思在嗚嗚的汽笛長曳中收回，V 似乎以這樣無聊的自慰很足以安頓他的苦笑的靈魂，每次他把現實拉進抽象的心機內，結果一時的愁念凝固了，他便得到一種將近解脫的滿足，只任那顆顆的淚珠兒，自流自乾；或悄然掉下海裏。

愁念在 V 的心裏告訴他小如的笑聲其實並沒有惡意。他勉強解釋小如的笑是笑他自己那雙黑圈白洞，看不見瞳子的眼睛！重覆幾次的諒解之後他覺得在輪船上新認識的小如不止對他沒有半絲的嘲諷，而具有非常地和藹和可親的風度！

——或者，他是怪我太親暱了吧？剛相識幾個鐘

頭，便怪肉麻地滿口喚着人家的名字，“小如，”“小如！”

“林先生，你再笑幾聲吧，請再笑我！”V說了之後，似乎又覺得這是近於一種試探，在社交上是不適合的。他趁小如沒法子回答的時候，把衣袖拭好了眼淚，睜開眼看見小如正呆呆地似乎驚訝而微笑地瞪着他，用話把談鋒岔到別處去。

“林先生，你們有多少人回去？”

“我，還有個十六歲的妹子，和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弟。”

“怎麼你獨個兒帶了兩個孩子從老遠跑回K省？”

“母親在K省住，叫我從父親那里帶他們回K省讀書，回頭，我看過了暑假，我還得回上海讀書。你在H省來的，N大學裏的F君，你相識嗎？”

“哦哦，F君？”倩倫的笑影迅速地在他面前的碧幕上閃過。

“是的，F君。在N大學二年級的！”

“唔，認識他，不大相投！你問他幹什麼？”

“唉！那可恨的賤奴喇！……”小如微微搖頭，那時黑雲帶着涼風籠罩碧海。

五

昏黃的燈光，從艙房的白板牆的夾縫映透的，玻璃罩裏透出。房間太小了，V和他同房的搭客的行李都緊緊地貼靠着，擁擠着令V感到一百九十分的偏促和不安！這樣混沌的光線，刺激得他的腦子發昏，懶懶地曲着身子躺在牀槽裏，眼裏不自己地流下兩顆淚珠兒。

船身飄在大海的中間，顛簸得漸漸厲害起來，十九號房艙裏的一切沒自主力的小物件，都抖顫着撞出清脆單調的低鳴，伴着V的微睡。

殘夢從嗚咽中驚醒，V這時真感到孤涼和單涼了。本來他的生活多半是費在冥想和危坐中，寂寞在他的觀念中正不是一種乏味的意思的代表，他的想像寂寞是生命的浪花湧現波上的一個靜象，是人生的過去的夢痕的一個諦觀！然而，今晚他確是感到岑寂的苦味了，確是感到岑寂的苦味了！

窗外的墨黑的冷空，他不敢注視，雙手按着胸頭，他把眸子閉得緊緊地。呵，汪洋的孤舟中的孤客喲！他心頭徘徊着，牽念着倩倫的別後的悵惘和憔悴，怨毒地詛咒他自己，詛咒着那不祥的自己；他悔恨他不該在兩相愛悅的情濃的時候，因了小小的事體便絕了伊；他悔恨他不該在上海又爽約於倩倫，應允了寫信給伊而沒有辦到；他悔恨他現在身處舟中，不能飄飛到倩倫的身旁，緊

緊地擁抱着伊，密密地吻着伊，而且向伊低聲訴說別後的相思和苦憶，訴說 F 是怎樣的壞人，叫伊千萬不要上當！呵，……他想到 F 君便又幻想起方才黃昏時，小如對他說的當初在江蘇的時候，小如和 F 是怎樣追逐倩倫的影子，後來，怎樣 F 對小如的詭計的襲擊，最後，小如還帶着往事的悲傷的調子訴說自己的失敗，並且被學校當局所擯斥！事情定了之後，小如祇好跑到上海讀書；F 和倩倫也容不下同窗們的訕笑非毀，便也同轉學到 H 省 N 大學。

他和小如祇對着嘔氣，頻頻地搖頭嘆息，一直等到狂風捲着黑雲斜掠過橫空，小如給風浪顛得心頭不住地作嘔的時候，V 才茫然扶着他那曾以自己最愛的倩倫做戀愛的對象的新交，借着幽黯的燈光，回到船裏。

回到房間，睡在牀上，一陣不可名狀的糾紛纏繞着 V 的冷心，他莫能強解牠是煩惱，憤怒，悲怨，悔恨，或其他任何一個形容的名字。悄悄地流淚，悄悄入夢，悄悄地醒來，又悄悄地流淚！

他心裏空虛得像光是一個胸腔一樣，腦子裏又像滿儲許多難解紛然的事象。真的，似乎在想着許多東西，細想一下又似乎沒有一件東西，他自己想着柔情繚繞的倩倫現在是離開了，遠遠地離開了……年少富豪

的 F 沉迷於情倫所造下的毒孽……然而這些在他都不過是一瞬間的一瞬間的飄想，心情原是這般搖蕩呀，絕沒有一件東西能夠膠固牠，縛定他的思維，頭直上掛着的漱盂，丁東丁東地不住地作響，更惹起 V 的狂捲的情緒非常地奔忙，他的心血湧逼得胸膛似乎要迸裂了！用迅速的手的運動，他把漱盂朝地板下一扔……

“哦，先生，你自己不睡好了，別恁般和人家爲難呀！”

“是是，對不住對不住！”V 也感到十九分不好意思，便忙忙地想跨下船板去拾回那無辜被扔的磁盂。

“喂……喂……當心呀！我的手臂兒給踏斷了！嚇，倒霉！倒霉！”

“哦哦！”V 急得幾乎流出眼淚。

V 恨恨地把碰爛的磁盂在圓潤的窗口拋了下來，一陣沁人心脾的清爽的涼風從窗口擠了進來，正吹在 V 的亂髮之上；這一股夜海的清風把他的腦子洗滌得稍爲鎮靜一點，把頭探到離窗口不到二尺的光景，讓煩熱的一切休沐在夏夜的微風的長臂兒裏。用指兒拭淨了那鼻子兩旁的怪冷的淚痕，瞪視着低空那往後面慢慢扯過的星幕。心鏡的塵封也漸漸澄明起來！

“呵，V 先生，請把窗兒關上罷，吹得我頭重想作嘔

呀！”

“……………” V 沒有答話，狠狠地把窗口一推，砰的一聲那銅邊的窗扇兒依了反作用的定律，半開地在發出重笨的呻吟。

他提了一瓶冷酒，彳亍地跟着船身的傾側走到艙面，從佈滿貨艙裏所發洩出來的臭穢的房艙裏，跑到空氣清鮮的艙面，V 的可憐的心情才掙脫了苦悶的縛束！似乎墮落在泥湖中間的他，現在也探頭出來看看萬千世界中的一切法象！在這番舟行拘束的愁況中，他暫時得了些微點子的暢悅了！坐在縛纜的鐵墩上，對着那瓶在暗暗的燈光裏只呈現一個陰影的冷酒，呆呆地一陣乾笑。

笑花在他的胸中謝了之後，他忽然摸到這是沒開頭的一瓶，他的四表姨在上海買給他的一瓶白葡萄，他頂不喜歡這個。

“茶房！茶房！”

“……………”

“哦——來哉！”

茶房半醒半睡地看了兩塊大洋打賞的面上搖搖擺擺地斜了出來，呆滯的一雙小眼在艙門伸頭出來左右探望，終於借了微弱的燈光，茶房聽見十九號房上層牀

槽的客人，在黑洞洞的艙面的鐵椅子上坐住。

“喂！先生，兩點過了，當心冷餐……”

“不要緊！你替我在網籃裏拿那瓶喝了小半的汾酒給我，你記得吧！十九號房間皮箱上面的網籃是我的。”

茶房進去了許久，V也跟了進去。

“怎麼？別要忙吃，我自會拿給你”

V沒有則聲，拿着那瓶酒兀自住房裏走，他打開四表姨送給他的兩個罐頭，一個已經沒有了，吃得乾乾淨淨；一個他嗅到似乎有點變味。他把罐頭湊近唇邊，船身一側，他左手忙扶着坑沿的木板，罐子裏的筍汁倒了大半出來，在同房的鋪蓋的紅氈子上面吐着小泡。

“哦！哦哦！……”他輕輕地把罐子平放在髒水桶裏，生怕他的同房醒來，察覺自己的氈子被污。“呵，V！你到底爲什麼？件件事都得攪板！”悄悄地自怨自艾之後，他還焦急非常地在尋求下酒物，經驗教他小心地把那大半瓶汾酒，牢牢地塞在網籃的許多凌亂的雜物中間，回頭看見茶房站在門口癡癡地望着他的可笑的舉動，眸子裏滿浮現着疑訝的奇光！

“不用你了，我自己會得了，去歇歇吧！”

“是，是！不敢，不敢！”茶房聽慣了‘下去吧’的，覺得這位K省的客人太客氣了。什麼‘去歇歇吧’的話簡直不

像上人的口氣！因此他心裏似乎有一種正義推動他的腦子，口裏連陪笑地說着‘不敢，不敢’像是這樣才對得起客氣的上人。

V 在茶房去了之後，把牀頭的皮夾袋裏的一包帶着些微點子的殘香的紙包兒取了出來，似乎他已熟知那小小的微黃的包兒裏面藏的是什麼東西，也不用打開來看過，只一手抓得了那包東西，忽忽把皮袋扣上，再往枕頭一推，又一手取了綢籃裏的汾酒，便向艙外跑去。

六

船從迷濛的白霧裏穿過，被擠於重霧之外的可憐的朝日，若隱若現地搖曳着他的柔光不時向船邊投射。天是呈現着疲憊的灰白的顏色，大海除了離船幾尺的地方還可望見衝激作浪，似乎在侵凌着船身，又被拒絕而暴怒地咆哮的樣子的綠海，其餘的都是靜臥於濃霧之下，靜臥於藍灰色的濃霧的覆蓋之下，一陣陣一陣陣地發出微弱的扯呼。船裏艙面上的一切同樣似乎籠罩在，輕輕的籠罩在白煙裏；除了洋人所棲息的艙房在驕傲地板起他們自己的白魚油塗上的浮白的面龐外，一切都呈現着生冷而黝黑的深赭的面孔。夏夜之霧凝聚成小點顆顆地密密地延佇在各種生冷的東西上面，在

偷過他們的日出之前的片晌的生命。

V在艙面鐵墩旁倦睡着，兩手是很憤懣地在握着拳，深陷的眸子明示着他曾經歷許多不幸。身邊似乎有兩三個受了撞擊而破碎的酒瓶散佈在一大攤從胃裏嘔吐出來的酸臭的殘物裏。灰青的唇上和散亂的頭髮邊却又散佈着一片片，一片片靛紅而乾皺的病黃的玫瑰之殘瓣。

沒有一個人曉得他昨晚幹甚麼來。

一夜的風浪，把許多搭客的食物都從胃裏反沖了出來。天亮了有些便蒙着頭想補回昨晚的睡眠，有些便斜歪地顛了出來艙面休沐在清爽的海中的晨風裏。

經過三四個比小如起身還早的搭客的身邊，小如聽見他們在朗聲談話。

“醉鬼！真討厭！”

“在那一塊兒？你瞧見？”

“我一起身想便溺，在右邊就見他。”

“是的，我想出來吸些新鮮空氣，給他那醉鬼的臭氣一熏，帶累得我也嘔了幾口！咳！醉鬼！真討厭！”

小如經過V的窗前的時候，向裏面瞧瞧，V的牀上空空的，他早料定他們所說的是那一個。他果然轉到右邊去，剛走了五六步就瞧見V俯身在鐵欄上，長着長頭

髮的頭兒垂得很低，兩手無力地撐着體重，似乎是在望海又似乎是在打盹；聽見有人來，便扭回頭來把藏在灰白的倦容的面龐那雙無神的眸子略望一望。

一種同情的悲感的衝動，小如在責備他。

“哦哦！V，你看你這個樣子！”

“……………”V動也不動，把無表情的腦子呆朝着他。

“是不行的，便不要喝這麼多。在船上不是玩的，醉後受海風的侵襲，很容易病；而且，一下子不當心便掉去海裏白送了性命！”

“……………”

“回去罷！”說着他跑過來把V扶起站着，“我扶你回去吧！賴一會兒把精神休息一下子，回頭好吃早飯；外邊我跟你叫個茶房來洗一洗。”

“……………”

他想說話却又懶得開口，也不同房裏去却又好似沒力抵抗小如的牽掣。讓望小如的瘦白像沒半點血色的面龐。又望望那一地的蒼黃的死了的玫瑰。他忍不住流下淚來。

“O! Ma Aimable……………! ma Rose!”

V 嗚咽起來，無力地倚在小如的膊上，儘垂着淚。在

他含糊的音吐中，小如雖聽不真他說什麼，定定地瞧着 V 的頹廢的瘦臉，眼圈熱了起來。

“再不要這樣了，V 呀！不行的不要幹這麼多，白弄糟了身子無味呀！”小如不曉得他的善意的勸戒在 V 只生一種反感，“而且，”他繼續下去，“他們成堆人在議論你嘍！”

“哦哦，議論我？議論我！”

“對呀！他們都在議論你，說你是醉鬼，說你是狂漢哩！”

“哈哈！哈哈！”V 老早便沒有暴怒的勇氣，唯一的表現的習慣是兩聲冷笑。

“……………”小如對着他愕然。

“呵，醉鬼嘍！狂漢嘍！那便怎樣？那便怎樣！”

“V，你要是聽我說時，你還是靜一些的好！因為這樣於你未必有什麼益處，也未必有什麼幸福！”

“……………”——幸福？——這兩字在他的意識裏像一閃的亮光，面上微微地呈現着苦笑，他不則聲了。

他們走過那三四個人的面前的時候，一個似乎上了年紀的人低聲向他的同伴在品評那個醉鬼，最後他說，“我看那個人非得找一個醫生……”

“醉鬼便怎樣？狂漢便怎樣？”V 帶着恐嚇的口氣把

嗓子提高，倒將那個人的自誇以為很有經驗的話頭打斷了。有的視之焦點都集中他的身上。

“別恁般忿氣了，回房裏躺一會兒。回頭我叫秀如給你弄一杯雪梨膏，你也渴了吧？”

“唔，好，謝謝你！”

他睡在槽牀上，合上了眼兒歇一歇神。這時腦子裏充滿了小如的殷殷的優渥；充滿了昨天傍晚在船面上難爲了小如的慚慚！他心裏想，小如這個青年人雖然不是能够完全了解自己人，雖然不見得是和自己的怪僻的性子合得來的人，但小如這樣熱烈地對於一個素未謀面而且向來給人瞧不起的同鄉，加以盛情的待遇。這確是使碰到這樣人太少的，心裏起了一種深深的銘感，深深的銘感。

——而且，——他閉着眸子想着——他肯這樣照顧我，經已是不可多得的了！難得他那十六歲的妹子也這樣樂於助人，也這樣垂青於一個不道德的青年！哦哦！真的，真的嗎？

他想着小如的妹妹秀如也是這樣地盛情待遇他，禁不住想起H省的倩倫來了。

——唉，倩倫，倩倫！我錯了，完全是我差了！我真是，真是對不起你，對不起你！我不該這樣無情地連一

面也不見便決絕了你！雖然我現在是窮得很，但我不應該不稍爲汨沒些微點子我自己的率性而去尋覓那維持愛情，可以維持我倆的歡愛的麵包；去尋覓那可以使你驕視於別人的羅綺錦繡；去尋覓那可以使你安居的不十分奢華的洋房！哦哦！我不該絕了你使你受着無上的痛苦而自私的我却以爲成功！我不該誑騙了你說我還有病重的祖母和因了一件小事而回故鄉，我不該，最最不該的是答應了你三天到上海有信給你而沒有半個字給你！哦哦！我曾經眷愛了的嬌憨的姑娘呀！這完全是我的錯過嘞！……………

——唉唉！冷酷的V！薄情的V！不通世務的V！不入人性的V呀！你爲甚麼這般頹喪？你爲甚麼這般沒勇氣？你爲甚麼這般殘忍？你爲甚麼這般殘忍嘞！難道絕對不能夠以你的不通的偏性去降求於一個姑娘所獻你的純潔的情愛之前嗎？

——唉唉！蠢才！懦夫！

V 這樣自怨自艾地在草織的枕上瀉着淚點。這時他那已死的愛情之煤又在胸中似乎重新燃燒起來，不住地嘆息在悔恨自己的冒昧和孟浪！現在，肯定全世界沒有稍稍了解他的人的V，似乎有些微點子覺得倩倫，無知的倩倫，小如和他的妹子秀如對於他都十分好看

待！在他們三個人，他想着或者他們對於自己的性情至少，至少也覺得不會討厭！不會加以難堪的白眼！

這種 Inspiration 令他想在極短促的時間裏一封信用或給一個消息給倩倫表明他自己的悔過；令他想立即跳下牀去熱烈地握着小如兄妹的手向他們訴說自己的感激的衷情！

“V先生，V先生！”輕輕的敲門聲伸着女性的嬌喉。

“甚麼事？是那一位？”其實他早曉得那是秀如，伊當他想起身的時候走進來了，手裏拿着一個裝滿杯的糖汁的杯子，視線不注在他的面部的低低的聲音說着：

“是我，V先生，這杯是哥哥叫冲給你的梨膏。”這樣全無表情的話兒，在他聽來覺得有點勉強，不大高興的樣子。他注視着秀如的微捲的經剪短的烏澤的髮兒所覆蓋的微羞的暈紅的魅力！瑟縮地接了伊的杯子，開翕的兩片嘴唇似乎在道着謝意。

“哦……”謝謝兩字還停留在喉嚨的當兒，秀如早一溜煙跑了。

V 盤着腳坐在牀上，無力地靠着白板，眸子呆呆地投視在窗外的微黃的朝陽被拂着如風飄輕羅般的起伏連續的藍浪上，半意識地喝着雪梨膏。

七

在不知不覺中，V差不多昏睡了十二個鐘頭。

當他醒覺的時候，儼儼的電燈的漏光刺激他的眼球，使他曉得那個時候是已經入夜。在這個時候一種暴怒的聲音觸到他的耳鼓，在他沒有十分注意地聽來，似乎是一個男子在責備一個人的聲音，他始終沒有注意到。一骨碌爬了起身，滿身的骨節都像脫了關節的樣子，四肢都覺得無力而劇痛。

他把鏡子照照自己，不自覺地兩睫流下幾顆清淚。

“嚇！你們女子的度量真狹窄！給人一杯雪梨膏也要這個樣子！快不要……！不然，給他聽見……”這一聲高一聲低到後來由小聲而至於聽不見的怒叱聲終於喚起對觀疑神的V的注意。神經衰弱的他由‘雪梨膏’三個字而決定那所謂‘他’便是指他自己了！

“哦！我曉得，你們男子的度量寬！誰不曉得做人情？橫豎不管那小的，還有一杯也給了那個齷齪鬼，回頭等那小的哭生哭死！”一個女性的聲音抗辯着。

“好了，莫要哭。你便哭生哭死你哥哥也不會理你的，好好地睡吧！等明天到香港的時候我給你買一罐洋奶，再買許多雪白的方糖塊！”接連着那女性安慰的溫語。

“嚇！真的會給你們氣死！小孩子懂得甚麼？偏要這樣騷縱他！虧得你整天捧着書讀的，甚麼是博愛？甚麼是同舟共濟？一杯甜水，值得這樣吵鬧？而且，那個還是我們同鄉哩！白鴿子眼！窮一點便這樣瞧不起人家！”

“是了，我一點也不曉得！我也不管！讓你把所有的東西一齊送給人家！”

“嘻，小家：回家叫媽媽給你對一個頂愛錢的慳鬼，讓你們一對生生守着些錢守到死那天！”

“哦！你現在到底想怎麼呀！你說甚麼鬼話！不要這樣欺負我喲！”

“秀如！我欺負你？誰敢欺負你呀！”

他們兩個越罵越高興起來，小孩子也不停地哭着表示害怕。V再聽不得了，把鏡子丟在牀上，勇敢地開了門想去勸阻。剛走到小如的住屋的半掩的門前，小如背着門坐，秀如坐在下層槽牀的的邊沿，正在撫拍着她的弟弟。V將行到門前的時候，忽然抬頭觸到秀如的兩道冷冷的眼光閃射，一種氣餒的電子運行他的全身，一點去勸他們的勇氣也消失了！

“爲什麼他們兩夫婦愈鬧愈起勁？……”幾個浙江的搭客在議論着。

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把V逼着再不能逗留在船裏。

他紅着兩個眼圈忙忙跑出艙外，在差不多二十分鐘內，他的知覺癱痺得如枯木一樣。

兩個日本光人的情逸急揚的口琴和着Violin，越發把V的腦子攪得昏亂，他無可如何避到另一邊的船旁，俄望着在黑寂無半絲光亮的沉空中閃爍着的乍明乍暗的左右搖擺的旋燈，已經凝固的冷的心情，這時在荒涼的黑海中似乎浮沉在熱浪中，起了一陣陣的不住的悸動！他悔恨着今早是這般地沒定見，只受了一時的假面具上的熱情的微笑所欺誑而思想便起了這般的浮動；幾乎將自己許久身受的到處的難堪的盛情的結果給破壞了，給消滅了！悲哀在他的心中重溫一遍時，忽忽地重溫一遍時，不期然地他那黃蠟般的臉上，滿呈現着一種冷的喜悅！

——哦哦！你們，你們原都是這樣的嚟！

同時在他的臉上，輕輕地敷着，似乎在欣喜他自己以前所行的事是一點兒也沒有錯誤的一種奇怪的驕笑。

浮誇引誘着他，迷迷地在幻想着：

似乎是戎裝匹馬在富士山頭，指揮着百萬健兒，替他們把那曾經欺負我們的兄弟姊妹的不良政府和懷有併吞我們的險志不良的員司，通通洗淨了！

似乎是端坐在一架華美的飛機之上，用閃爍着奇光的指揮竿子命令像雨前的蜻蜓般密集的隨從的飛機，向着白浪滔滔的中間的三個黑點中那個最大的點子不住地拋擲下重量的炸彈！

似乎他自己是有了一種威力，把那個美麗的無知的驕傲的女人得了回來！可以鞭撻着伊，可以混吻着伊，可以玩弄着伊！可以把伊裝點得像最華麗的女王子般，又可以霎時間把伊的生命之花揉得爛碎！

似乎他把一切怯懦的，庸俗的，鬼詐的，奸詭的人都滅了，都殺絕了！以那些污穢的紫血塗在那兩個飯桶——他往昔在中學時候的那兩個最陰險最偏私最圓滑最卑污最狠毒的教員，後來終之搗鬼把他開除出來的兩個飯桶臉上，教他們顯出戰兢兢，恐怖的形態來！

一切都做完了！他便拿了一枝響遍宇宙的玉笛在幽墳櫛比的孤山頂上，當雲悽風緊的時候拚命地吹着復仇之曲，拚命地唱着復仇之歌！叫有同感的人都痛快，叫心聲的共鳴者都流淚！他便一直吹，唱；吹！唱！直到氣竭聲嘶的時候，便拋了玉笛，棄了一切；捲曲地展臥在萬里平曠的芊芊的軟綠的草榻上，等末日之降臨！

.....

“VI你又到這里？當心冷着呵！”

“多謝你！”

“你今天睡一天了，此刻精神好點了嗎？”

“是的。林先生！”

“我看你還是回裏面去坐坐好一點，晚上海風很大的。”

“我自己有分數！用不着……唔……不敢勞你費心。”

“怎樣？你今晚似乎說話愛發脾氣！”

“哦哦！我發脾氣？我那里敢發脾氣喲！”

小如聽見他的話似乎不大對勁，便也不則一聲，傍着他的身旁的鐵欄上，默默地對着波浪裏閃着的點點的燐光。V扭轉身燃了煙枝，也靜聽着船旁的濤聲。

“V！我到底有什麼對不住你呀？”小如問 V 取了一枝香煙，口裏含着白霧，打破了這莊嚴的寂靜。

“林先生，不要說你有什麼對不起我；簡直是我錯！不，是我對不起你！”

“這才奇怪！你有什麼……”

“是呀！本來我是不敢存了望人幫助的念頭的，而且也不願希望得到別人的幫助！那個雪梨膏是你弟弟的，我不應該佔了；尤其對不住的是累得你兄妹兩人在船上吵鬧起來，這完全是我個人的錯處喲！”

要不是在黑暗的覆蓋之下，V說這句話時的淒愴而冷酷的面龐，便會令小如愧到一百九十分的不快。

“哦哦！你真的誤會了！冲雪梨膏給你那時還有半瓶的，今天下午住在下面大船裏有一個同鄉的中年婦人，抱着一個小孩子，那女人嘔吐得很厲害，甚麼都不願吃，小孩子又沒人理會，伊又窮又沒錢，我就把半瓶雪梨膏都給了伊和伊的孩子。誰知弟弟剛才又鬧起來，秀如抱怨我好把那東西給了人家；我便和伊吵起來！”

“哦哦！…………”

八

是V下船的第四天的一個上午，船已經在昨晚上不知甚麼時候到了廈門。

——倩倫到底是可愛的呀！爲甚麼我却會做出這樣的蠢事！犧牲了自己罷，犧牲了自己罷！先回到廣東，找無論那一個朋友介紹一些職業，吃洋飯也好，做湖獅王也好，就做小編譯也好，再不然，可以改變自己的文體做些萬篇一律的稿子去猛烈地向各種下等報館投進，更妙的是去找一個機關裏的庶務和財政的缺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取得點生活費！再不然，販土，棍騙，打秋風，總不信沒有千把兩千的收入！那時再到H省去！再到

日省去，——他無聊地想着，一枝帶着水痕的鐵鈎子猛然地向他頭頂的窗眼上一搭，砰的一聲把他的快樂的夢途打斷。他勉強抬起頭來向窗外投視，窗外已經變了光景，各種怪樣的小船蟻浮在泥黃的江心，對面一帶平矮的草原，陽光正逼得他的眼球刺痛。他一翻身重覆仰在槽上，擁着薄氈子無聊地想。——這也實在令我太難了！這也實在令我太難了！作算我犧牲了自己，職業到那里去找？那個朋友介紹我？信夫嗎？他曾找我去當錄事我沒有去！達五嗎？他曾介紹我一個中學的英文教員，不_幾一個月就給學生們說我特別和女生要好而加以嚴重的反對！英吾嗎？聽說他也只是一個科員，恐怕更難入手！振謨嗎？他雖然闊得很，但據英吾的信說，他整天在罵我不成器！叔賢呢，他自從去年十一月來信說是失業後差不多六七個月沒有通信，恐怕還比我窮呢！做沒良心的小說？無論我做得不好，即使能儘量迎合下等人的心理，然而我沒有門戶，那里能取上呢？而且一塊錢一千字也做不到多少！機關？販土？棍騙？打秋風？哦哦！——向來只會分利而不會生利的 V，這回要或到悽惶的人生的真味了。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恐怖的預感令他覺得此後生活的太難，令他想到等他找得多少能令情

偷開顏的金錢之後，作算就再能够回 H 省，也只好和拖着幾個小孩子的倩妹相見了！他想此後的倩倫，他想此後的自己，他想到自己回到廣東怎樣對答那些以爲出門回鄉一定是發達了的親友的諂媚的探問；想到怎樣回答父母對於自己學業的急切的追問；自己從什麼地方拿出一張文憑來？此後謀生……算了，算了喇！我親愛的倩倫呀！你的 V 的今生已經完了！

一種將來的不可避免的譴責，重重的壓在他的心頭，他開始覺得原來自己既然做人，便有做人的這麼多責任。

昨天晚上小如和他和另外幾個同鄉在吃飯的圓桌子上玩撲克一直玩到三點多鐘，結果沒有一樣不失敗的他，早將袋裏的八塊多錢，移在他對面坐着的一個紅鼻子的同鄉向小如再借五塊，也同樣飛了去。一直鬧得他有些着慌的時候，才把牌使力扔開，才算收了場。

門外碗碟齊鳴的聲音在催促他起身，他看了看時錶也已經十點過了，這才懶洋洋用手去拿那隔天沒有用過的漱口瓷盂。手摸到那掛盂子的鈎上，他才想起那個無辜的瓷盂，已經做了他的盛怒的犧牲！頭部的劇痛和口裏的焦渴使他萬分辛苦，肚子裏的腸胃和心臟都似乎失了他們固有的依據，倒翻打轉似地弄得他頭昏

眼花，不住地作嘔，不住地喉頭癢得難受。四週的壁板都在高低左右地湧動。——你怨饒我！你怨饒我！親愛的漱盂！朝朝接幾十個甜吻的漱盂！在海底和海面四處飄游永無依據的可憐的漱盂呀！你的主人是被人們所擠斥而無處自安，不想你竟被你的主人你的不幸的主人加以無理的不仁的待遇！呵！……——腦袋漲得要宣告分裂，骨節更是奇痛。他勉強閉着眸子，從眼縫裏鑽出兩顆小水晶。

昨晚上留在他腦際的深刻的傷心的現象，又重現出來：

牌派到第四張，全局的空氣都異常緊張而嚴重。他坐在一個裝運香煙的木箱上面，秀如坐在他的旁邊看着，秀如的隔家便是小如。他依着慣例把派來的第四張用別一塊牌蓋着，慢慢推動的牌角竟顯出一個‘5’來。那時秀如剛剛探頭過來看他的發現，滿意的狂喜使他倆都怪嚷起來：

“哦~~~~~”

“哦~~~~~”

隔座的小如也在大聲喊出：“五塊！五塊大洋！來來，誰敢跟的？五塊！”

“秀姐！你看小如！五塊！我再大五塊！”所有都把手

裏的牌拋開，他却興高彩烈地更大聲喊着，狂喜使他忘形地下意識地一手拉住了秀如的手：“秀姐！你看小如！五塊！我再大五塊！”

“哈哈！你敢大？不要說笑話罷！”

“秀姐！你……”他正扭回頭望着秀如，誰料伊迅速地把手抽回，用憤怒之極的眼光把他牢牢釘着。V連打了幾個冷顫！

“我，”他滿懷着羞忿才把‘我’字吐了出來，“不該唐突了你”還有喉際咽着，秀如早帶着餘怒，一扭身跑回房中。

“怎麼？不敢再大了罷？無味糟塌錢呀！白輸的！”小如憐然地催着。

“唔~~~~~呵，算了罷！你贏。”他垂頭喪氣地丟了那很難得的‘三條’。

小如高興地把錢都掃到了自己面前，開了牌原來只是一 pair 明六，一 pair 暗七。V像當頭受了一棒，眼前一陣陣的黑幕拉過，無力地望着小如面前那差不多十五塊錢的銀子和紙幣。

.....

——呵呵，可恨的秀如！可恨的秀如！我這樣拉拉你的手便侮辱了你嗎？便過分地侵犯了你嗎？便十分糟塌

了你嗎？你犯不着這樣當衆加我以白眼！你犯不着這樣以盛怒凌我！你犯不着這樣與我以難堪呀！其實，你惱甚麼？都不過怕我贏了你哥哥的十幾塊錢罷了！哦哦！我中了你的鬼計！我中了你的鬼計喲！你下作的秀如！你卑污的秀如！你一切下作而卑污的女人！假正經！假貞操！你不過見我不漂亮罷了，你不過見我不是資本家的公子罷了；不然，你可以拋棄家庭，刻薄爹娘來就我哩！呵，可恨的秀如，你一切下作而卑污的女人喲！

外面開飯的聲音，起貨的‘哄哄’的機聲和苦力的喧鬧的謾罵的聲音，令他再不能安心閉着眼睛，他一骨碌地爬了起來，四肢還是軟洋洋的。

——一切女子都是拿錢做他們的命根，情偷不見得就完全是一個例外！我何用忙忙地再顧慮甚麼後來的生活？橫豎不能餓死！就是餓死也不見得會是一件異常的事呀！我爲的是誰個？我爲的是誰個喲！爲甚麼H省？情偷是甚麼東西！

得到一個暫時的結論，他的心安定了許多。

“你這樣生活着，究竟有甚麼意義？”小如朝着正在忙忙漱口的V。

“我前天還和我自己的漱盂接吻，今天却和你的接吻！”

“不能用別話岔開！我問你，到底你這樣生活着，是有甚麼意義呢？回到廣東又做甚麼事呢？”

“沒有甚麼意義，沒有甚麼事做。”他的神氣平淡得很。彼此靜了一會，他突然向着小如：“你們住在廣州市甚麼地方？”

“我們？你問來幹甚麼？我們住在……”

艙面一陣喧鬧和吆喝的聲音，夾雜着似乎是殺伐的吶喊。

他們的談話中止了的時候，V這樣說：“我們上去看看罷，這不像是開船的聲音，怕有別的甚麼事情鬧出來。”

“一個日本鬼在打一個碼頭的苦力哩。”一個不相識的搭客在作漠不關心的平淡的報告。他們一齊出了艙面。

一大堆人圍成一個圓形，形中一個日本人正用左手揪着一個面貌猙獰的苦力，右手照定那罪人身體的各部分，拳頭像雨點般密集下去。圍着看熱鬧的人都在替那‘公理’助威！

“甚麼事？”他問一個不相識的人。

“那苦力偷了那日本人用來給狗穿的狗衣哩！聽說還不是有心偷的，不過順手拾得的罷了。誰還敢招那些

強蠻到極的日本鬼！總之，那些壞透心的苦力，只會欺壓過往的生面的客人，也該痛打一頓了！”

小如，你看，你看！我們還得要多謝那位盛情的日本人，他會替我們管束平民百姓嘍！”他憤憤地，“這還有什麼說的！這還有什麼說的嘍！眼見自己同胞遭毒打，倒還引以為笑樂！中國人的心呵！中國的人心呵！”

“怪不得上海五卅大屠殺的被難者，也被人冤為自作的‘孽’了！唉！”小如也淒涼地奏着同調。

——十五·十二·二十。

原书空白页

中 部

九

紹蘭君：

我現在不敢再叫你做愛了，斬斷了的愛籐已在高山斜壁之上迎風抖顫，我那里還敢叫你做愛呢？前幾次我曾寫信給你，你真忍心呵，竟置之不理！哦哦！你竟能置之不理喲！我真沒法子推測你的心，我真不敢推測你的心。在我的想像中，在我竟把你當女神般崇敬的臆料中，我竟看不出，想不到你竟那般忍心，那般忍心喲！我的卑鄙而愚笨的膚淺的崇拜，我的無力而濫調的傾慕的話頭，我的燃燒的心頭的夜鶯般的怨歌，怕都不能令你感動！怕都不能令你相信！怕都不能令你聽到！哦哦！蘭君！我最愛的蘭君！我還能怨甚麼呢？怨那樣呢？以前

在一年以前，我倆都在彼此要好的時候，蘭君，你是個多麼溫柔的女人，你的美貌，我雖不能形容。可是我在許多我的朋友向我進諛辭之時，我幾時不曾以無冕帝王自誇自耀！我當時，以為我是天下的幸福的獨佔者，我以為我是得到像你這般美麗的姑娘的享有者！哦哦！難道天下的人，每個人，他的前途的幸福之祈望都是破滅的？唉！我真不相信命運會將人類這樣美麗的幻想給打破了！而且連長久的美麗的期待也沒有給人類以幻想的特權！哦哦！蘭君呀！誰曉得一年前彼此莫逆的你我，一年後，我竟在這樣寒冷而風雨連綿的冬夜，在冬夜的夜深的時候，來寫這樣一封信呢？唉唉，誰曉得以前我有信給你，即是不盡是十分懇切的，你也肯作答，現在，一連數封誠摯的信你竟連一字也不賜以回音呢？呵，豈止世事難料，連這樣一件事，也儘是一百九十分難料的呢！實在，我的不能十分高雅溫存的舉動，令你覺得恐怖吧！我的不能十分悱惻動人的文句，令你覺得討厭吧！我有不忠實的態度，還是有對不起你的事呢？這里我謹再作一百九十分真誠的良心的懺悔吧：我那回，信上的措詞的確是太潑辣，太尖酸刻薄了！太無情分了！固然，你現在可以罵我，我是甘受的；倘若你肯用手打我，那我尤其是甘受的；總之，你現在可以用你自己的意思向我加

以任何種別人不能承受的處分加之我這卑鄙罪惡的身上！我的靈魂，我的良心能保證我！我是極願跪受的，雖然你加我以任何種奇刑，甚至拿手鎗來擬我的胸前！只要你能恕我就好了！好了！而且，你也要曉得，我當時的確是和你所說的一樣，完全是一種氣頭上的莽撞話，譬如喫醉了酒在街上混打人一樣。他的罪過是可饒赦的！因為他本來的理智或許不是想這樣的，然而，昏亂的，不近人性的酒力把他控制住了，一舉一動並不由於自主！這是可原宥的！蘭君呀！這是可原宥的喇！不過，其中你最討厭我最不相信我的或者就因我沒有還你的八塊錢！可是呵，這區區——呵，說起來慚愧，我雖說是區區，實際上我那能算作區區呢！——八塊錢，斷不致因此便把我相信不過吧，未必就以這樣判決我是歹人吧！你叫我怎能相信呀，些少的金錢竟能做隔絕我兩人，隔絕我倆青年男女的鴻溝！呵！天喇！萬彙之神喇！你證明我，請向我最鍾愛，半年隔絕而我堅持着，深深地堅持愛念的蘭君之前證明我的確是窮！我的確是清白！我的確是無辜！我的確是愛伊！我始終只管迷戀伊！我的全生命始終只托於伊！我的全靈魂始終只托於伊！

想說的還很多很多！可是夜深了，已經是午前三時了，我縱想勉強掙扎地寫，可是疲乏的腦精，已經像不大

接受我的命令了！

我是深深曉得的！以前我是太驕縱了！太放恣了！太不成樣子了！總之，現在我心中的愴痛，令我要將一切懺悔！懺悔一切！蘭君！可愛的姑娘蘭君！以前我妄自想做你的愛人，從此我將長願做你的忠僕！從此我將長願做你的賤奴！我願長跪在你的裙邊！我願長低頭在你跟前！

神智昏迷的現在的我，手冷得幾乎完全僵硬！想將以前我對你種種不合的事體，不合的舉動，儘量剔摘出來，一一向你解釋，怕是一件很難的事！但我請你，只好請你，將我以前對你不住的事體，一件件重憶起來，同時加以恕解吧！還有什麼說的！事到如今，我自己不能原宥我自己！能够替我把負罪之荆拿開的，我想，我再想，我重重的想，只有希望於我所最敬最愛的蘭君！

有一件事刺激我很深的，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告訴你！我輕輕地想像着，你現在或者已經熟睡了，你知道有人現在嘔心瀝血在給你寫信嗎？呵，夢裏的蘭君，你看，我把你的住址也忘了嘍！

寫到這個地方，已經又是午前三時十分鐘了！呵，你聽多麼淒涼而可憐的蠢笨，許久沒有給你寫信，竟連你的住址也遺忘了！哦哦，也許我的名字，在你的意識裏，

也已經淡化了吧！呵，淒涼！淒涼！

香煙吸完了許多枝，喉頭覺得微微有些隱痛！眸子幾乎陷於不能睜開的慘狀，呵！我不再寫，我不能再寫了呀！

這封信竟沒有把我想說的說出十分之一，我的筆真的失敗了喲！然而，我望你不要將我的血與淚之精品，付諸等閒的一笑！

無論如何，你覆我一封信吧！蘭君！蘭君喲！

在前四天——十七日——我已經搬到官塘街第一號了！這封是我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寫給你的信。祝你夢安！

你的永遠的忠僕羅西。

十

紹蘭君：

我昨天上午——前天晚上——給了一封信給你，昨晚我回家的時候，帶着些微醉意敲門的時候，我的時表告訴我已經是十二點多鐘了！呵！十二點鐘又過了喲！我想，這時你定然接到我的信了，你定然接到我那封

無用而冗長的信了！你接到我的信後，假使，你細細地或略略地讀我的信後——大約你不會連看也不看就拋了下手紙箋吧——你是喜，是悲；是憤惱我，是可憐我；是鄙棄我，是同情我；是付之一笑，是再三深思：呵，那時已經有個判決了！莫管這個判決對於我是可喜的和可悲的，總之，你對於我心中已有一個復審的機會！你的心中已將我倆的舊情——也許並不是愛情——重溫一次！你的心中已將我的名字再提一次！真的，我的最親愛，最親愛最親愛的蘭君喲！只要我的名字在你心中重現一次，只要一次呵，我已是得到無名的喜悅了！

前封信，我也很知道，我的文字太劣，我的措詞太拙，怕很難得到你的，蘭君，你的了解呵和你的同情。本來，我想在昨晚再寫一封信給你，但，可厭的髒姬的艱澀的歌喉，把我的思潮擊散了！——這是我搬到官塘街後一個常常容易激怒的紛擾。

這兩個瞎了的歌女，在充滿熱烈的同情和急躁的情緒的我，看見了他們這樣的賣唱者：手抱着二弦和粗製的琵琶，在彈，在唱！彈的是粗惡的調子，唱的是生硬的歌喉！呵！這足夠使我流淚了喲！何用尋覓什麼別的東西以發洩我們的傷感之情，這足夠使我流淚了喲！宇宙中那樣是悲傷的事？宇宙中那樣是哀苦的聲音？伊們

是弱者！不止，是弱而又弱者！伊們是瞎的，教育兩字永沒曾在伊們的腦中盤桓過！除了會彈和會喊幾隻和曲以外，伊們是沒有法子來維護伊們那殘廢的小生命，除非更墜下一層把生殖器供男子玩樂罷了！呵！人是這般殘忍！呵！宇宙是這般殘忍！一切都是這般殘忍！蘭君，那有什麼說的！那有什麼說的嘍！我自己固然是不幸，我自己固然是不足稱為強者！然而…………呵！只有眼淚！只有眼淚！一切都不是可以言說的！實在說，他們的歌聲是討厭的！他們願的嗎？誰願的！這又是誰的責任！這又是誰的責任嘍！

蘭君！昨晚我本就想給你寫一封信，可是侵在這樣的悲哀和我酒後固有的疲乏與不適中，昨夜終於過去了！昨夜終於過去了！

今晚，在明珠電影院喫了晚飯之後，順便趁了明珠運影機到中山大學的汽車到中山大學去看看我的朋友趙慕鳴君，誰曉得會他不着，白去了一次！我是多麼憤怒！我是多麼惆悵！蘭君！我是多麼懊悔嘍！你是曉得的吧，我辦的那個廣州文學週報，沒經費，或者又要停版了！

有一線的快樂的希望，在我喪氣的歸途中：或許你早有了回信給我吧。這是我所不敢不希望而又不敢太

希望的！八點鐘回到家，果然，同樣的，希望變了失望！在我的生命的統計中，我又飲了一杯苦酒了！

今晚，八點鐘我又想立刻寫封信給你，我的七叔來了，幾乎又破碎了我的志願。夜深了，七叔去後，那兩個可憐的瞎的賣唱者又在那里放出伊們的粗沙的俚歌了！時候不早了；我終於捉筆寫信給你。討厭的今晚的歌女更壞了，簡直連最通行的柳搖金也唱不到中肯處！不過今晚我對他們只有討厭！只有討厭啲！沒有憐憫和悲哀！不曉得是我的悲哀麻痺了呢還是我比他們更悲哀的原故。

寫到這里，夜雨奏着淒涼的絕調！你看，你聽，你聽呵！

哦哦！你夜雨的滴瀝！

哦哦！你滴瀝的夜雨！

你是向人呀淒語！

你是向人呀嘆惜！

寫於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前二時，

仍是你忠誠的僕人羅四。

十一

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時。

{ 60 }

蘭君！我曉得的，這是我早曉得的！果然，我寫了兩封信給你，事隔多天，竟不見你有一個字回音。蘭君呀蘭君！不曉得爲什麼我自己忽然會這樣再寫信給你，哀求你，哀求你回復我們先前的已走過的墓道！不止你不曉得，就是我自己，恐怕真的是一點也不明白。前天我聽見我的朋友說他看見你和一個男子在永漢路上非常親暱地邊談邊走，因此我就想立刻寫信給你，表明我以前的錯誤。爲什麼要向你表明那些錯誤呢？呵，這個我不能作答。

固然，誰能強回別人之心以就自己！這些，所有的所有，我都是知道得十分透澈的！我每每有無限的悲哀，像毒蛇般衝上心頭！我乞靈於筆尖，但是筆尖無靈！乞憐於文字，文字只是個木偶！呵！失望是誰也想避免的呵！失望的悲哀！

我的衷情是這般卑污，鄙賤，我常常想起來，這就令我時時掉淚！蘭君呀！你是想宣佈我的死刑，這在我想，或許並不是一件難事！本來我受朋輩們的訕笑，也就够了！他們明知我們鬧翻了，却又偏要說我怎樣戀愛成功，怎樣幸福！說你是一個嬌憨的女人！（或許他們看見我所寫的玫瑰殘了吧！）誰也曉得，他們進的不是諛詞，只是藍色的毒酒！

我真是想和他們辯解，想痛罵他們，想唾他們的臉！想掌他們的嘴！憤怒的火蛇在我的心頭纏繞，我更想以血來洗掉他們對我的玷辱！哦，蘭君，我，這樣一個不幸的畸零的可憐的我，對於這樣橫加以羞辱，有什麼答辯！有什麼解嘲！我只有，無私之神曉得的，我呀只有含着微微的慘笑把這杯毒酒喝下胃裏。唉，人生到此，夫復何言？所以我說，你宣佈我的死刑并非難事！請你，我請你，蘭君呀！我請你殘忍而仁慈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快快把我給你的信，所有都宣佈出來，由你相識的女朋友而漸至你所不識的男朋友！蘭君喲！我請你都把他們明宣出來吧！我想你親手把我的臉皮抓破！我想你親眼聽見我受刑的苦狀以快遂你的心懷！總之，我願乾脆地趨於滅亡！不想這樣無恥以延長生命！萬般對於我，都只呈虛偽的偏私的冷得怕人的面孔！人生之痛事那樣比得愛之彷徨為更可悲更可憐的喲！尤其在我這樣一個熱情狂縱的人，更是些兒莫能受人的嘲諷！我有什麼過錯！有什麼對不起他們或對不起社會的地方，值得受人譏刺？受人的冷箭？就使他們是捏住我的喉頭，以至於咽氣，以至於死；那倒并不止他們用冷語來譏誚我來得更使我喪氣，更使我傷心！呵，蘭君呀！我心上這一片愛之傷痕，倘使你不能為我修補，不，不允為我修補的時候

呀，請你，最緊要請你把我的心用手揉碎了！好使我沒有心，好使我一點也不覺得如何應該喜，如何是悲哀！前兩封信，不會寄不到的吧？我已經將心之創痕呈示於你的圓小而微黃的眸子之前，你怕已經把他看得清清楚楚的了！你想，我現在還要受些什麼的待遇？我對於世界，還要求些什麼？

前許久以前，也會在醉後或極無聊的時候，寫過些信給你，我這種冒險也許是很可笑的哩！

倘若這里種種結果都是壞的，那我惟有怨我自己的信用。呵，我對你的信用早失却了喇！

整個屬於你的，西。

十二

紹蘭君：（一月二十六日午後十時）

我寫上這照例的起頭一行字之後，眼前只覺得黑黑地幻成如烟的虛境！呵，蘭君呀，你這種忍心的殘酷的加於我的措置，實使我對於如水霧般的往事，只有忍痛含悲，默然長嘆！

在我，在鄙陋如我，頹廢如我，固然不值你之一盼！

但是任你怎樣誠懇致詞，對方總是置之不理，這未免太令人難受吧！太叫我過不去吧！以前，我還以為你是考試太忙，現在我已經明白一切了，一切通通明白了！這並不是完全因了你的事忙。

.....

蘭君：我現在續寫這封信給你之時，已經在二十八日午後九時十五分了。前晚我本想把這第四封信寫好寄給你，可是失望屢雜着灰心，已令我鼓不起繼續下去的勇氣，只好在擲筆長嘆，淚下如雨罷了，那里還能夠寫得出些什麼文字呢？

昨晚我又想寫信給你，恰巧慕韓又來拉我去喝酒，一直鬧到午前四時才回他家裏。他喝得太厲害了，喝得太過量了！一件件傷心事令他醉後的神色十分難看！走到瑪瑙巷尾，他索性坐在地下不肯走，聰明而不愛管閒事的警察，三三兩兩正在站着，蹲着地談天；對於這樣一個醉人，竟置之不理。後來，我叫桑君先回家，並再叫了他的弟弟和他的七姐來，才算把他拖了回家去。一回到家，他歪倒在貴妃牀上，大哭起來。哭聲中還難以狂怪的叫嚷！他叫我吻他，我勉強吻了他幾下之後，他才淚汪汪地，

——呵，羅西，羅西，羅西啣！你看，我往時常常由夜

深一時寫信給邱桂英，寫到四點鐘還沒有睡！呵，那樣我不爲伊盡了許多心血，伊現在這樣對待我！伊現在這樣……這樣對待我！我……伊的媽！我要把伊所住的河南拆毀！開釁！拆毀！燒！殺！……

呵，蘭君！你看，你聽，這些話，這些受重傷的哀鳴和 Painful Exclamation！我怎不流淚？流淚哩？流淚喲！惟有流淚，惟有狂哭，才能洗盡悲哀的積垢！當下我和那已經喝得八分醉，給慕韓揪了下地的汪幹庭，和慕韓的兩個弟弟，都啜泣着，嗚咽着。但給公德縛束住我們的膨脹的情感，我們，除了那大醉的慕韓外，我們只安於嗚咽，啜泣；不能直率地放聲痛嚎！縱性狂嘯！

我曉得，我始終曉得，慕韓是我累了他！這是一點兒也不會說錯的：慕韓之有今日的悲哀，完全是我累了他！我當初不應該介紹他認識桂姊，以致有今日的大錯！你想，一個熱情磅礴於胸中的青年，一個正感着性之煩悶的男子，碰到一位少女，那有不十分愛戀的呢？又誰知當日以爲是種下蘭因，今日竟結成如此的絮果！哦哦，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慕韓太愛把這兩句話拿來咏誦了喲！

昨晚在他那里一直鬧到差不多五點鐘，今早十一點起身，剛回到家裏就瞧見有你的回信！

呵，你的回信！呵，你的回信呀！我是多麼歡喜！我是多麼歡喜喲！這令我鼻頭酸酸地似乎淚河要崩潰一般。蘭，你有回信來了，你終於有回信來了！你在同一個信封裏給我兩封回信。一封是回我二十三日的，一封是回我二十五日的；我還有一封是二十一日午前二時三十分寫給你的，怕你收不到吧！

回信中，二十五晚寫的那封，沒有什麼解釋了，而且看你那封回信的措詞，簡直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沒得可作答的！

二十六夜寫的那樣的回信，我覺得，倘若我並非神經過敏，我覺得你對於我以前的過失，也許肯加以恕宥；或者，至少也肯給我以自新的機會！對的吧？由你的回信中，我曉得我給你的第一封信，你未收到，這真是太可惜呢！第一封信裏我所寫的都是向你懺悔的話！我懺悔我以前太驕縱了，太放恣了，太不成樣子了！而且，跟着我更誠心地這樣訴給你聽：

——總之，現在我心中的愴痛，令我要將一切懺悔！懺悔一切！蘭君，可愛的姑娘蘭君！以前我妄自想做你的愛人，從此我將長願做你的忠僕！從此我將長願做你的賤奴！我願長跪在你的裙邊！我願長低頭在你跟前！

再後，我又說，想將以前我對於你不合的行爲，不合的舉動，一一加以解釋和賠罪，這怕是做不到的事；不過你自己可以想想，凡我以前那一點是謬誤的，你都加以原宥便好了。蘭君呀，你答應我吧，請你輕輕地說：呵，這點容易辦到！

還有一點，就是那八塊錢。對於這一點，我只好請萬能的神帝保證我！我是不會倒撻別人的款項的，你放心，我遲早總有一天會用錢證明我自己是清白！

據你說你並未接到我第一封信，難怪你覺得我第二封信來得突兀了！你現在，蘭君，你現在也有點明白了麼？

關於你的第二封信，有兩點我想申述一下：第一，你不明白你這樣對於我加以拒絕的表示，而我偏這樣來對你請求，是什麼意思麼？哦哦！真的？真的麼？回想，回想一年前，正正一年前的今天，我倆是多麼互相要好，我倆的生活是多麼有趣，快樂！我不信你真個不曉得我的意思，不曉我這樣一再請求你，乞憐於你的意思！慣會說笑話的蘭君，溫柔，活潑而嬌憨的蘭君，不要在嘲笑我，譏誚我了！你不曉得你這樣的措施是令我非常心痛，非常心痛的嗎？現在，我真誠對你說，我只是想以直截了當的方法恢復我倆的友誼！以前，許久以前，所謂絕交的

事，你，請你把他忘了吧！忘了吧！請你允許把我倆的友誼，恢復了吧！恢復了吧！

第二，我以前——如高卑拉，玫瑰殘了等等，現在你問起，我也只有自愧！那些不成才的作品，也蒙你注意到，真使我羞愧欲死，無地自容了！不過你說我把你說到不值一文，因而使你想起來，說起來便要心痛，流淚！這更使我驚恐萬分，我真不曉得！我真不曉得嘞！這樣做法是令你傷心的！哦哦！當初，我只想憑其一時的創作衝動，無論寫一篇什麼東西來發洩發洩我內心蘊藏着的冤抑和煩惱，悲哀！於是寫了那篇玫瑰殘了。裏面的主人翁 V 當然是我自己，然而不知不覺間，女主角我便大膽拿了你做對象，而名你以倩倫！哦哦，你要恕我，你要恕我，你要恕我嘞！當時忽然來襲我心頭的悲憤，實在令我忍無可忍！真的到了忍無可忍，我才把他們寫了下來！寫了下來，原無別意的可言，不過是一時盲目的洩恨罷了！誰料竟叫你恁地傷心呢？

玫瑰殘了裏有許多過分的描寫，這怕是使你很不安的吧。在你的來信中，我更曉得我把那些我們兩人的私事太暴露了，在你朋友的面前，你或者會覺得難堪；或者那些充滿冷酷，妒忌的人們會向你加以訕笑！呵，這不成器的衝動的結果，這無聊的作品嘞！這樣，我就可看出

我這鄙陋的自我，這偏私的自我；呵，我的思想多麼不健全，我的感情多麼浮動！雖然這一切我都懷有向上的祈求，但照這個情形看起來，我或者正日日地往下墜呢。

以前在廣州文學第十一期，我已經聲明不再續下去，慕鴻勸我再續，於是在十六期我又續了一期，本來以後的情節，我本想先描寫 V 和小如，秀如的關係；然後再轉到倩倫身上的。呵，蘭君！那些作品令你心痛的嗎？那些作品令你流淚的嗎？哦哦，算了，算了！讓那一些殘了的玫瑰花瓣，平安地躺在泥中，等待春天吧。倩倫叫倩倫！你以後將不出現自我筆端，而重現在我的心頭！

我誓不再把他續下去了！唉，我的女神，我的倩倫，我的可愛的倩倫！我的溫柔，活潑而嬌憨的倩倫！你可知道，你可曉得，寫玫瑰殘了那時的 V，他的心中比你更倍覺淒愴的嗎？V 比你更心痛，而他的淚比你流得更多哩！

我的歸結的描寫，V 和倩倫的決絕，當然是出於誤會。誤會的原因，也便是我和你決裂的原因；在玫瑰殘了中此刻尚未表明，而誤會的可怕已經從萬千青年男女的沙喉中呻吟出來了。呵，可怕的可咀咒的誤會！

蘭君：我祈求你拋棄了前嫌，重敦舊睦吧！來信的結尾，既然知道了明白了我以前的錯過，怎不直截地把你

的兩隻小手兒，讓我密密地親吻哩！——怎麼你又叫我不記着有你呢？哦哦，你不要暗吞氣這麼挖苦我，更莫要惱我；我那里能忘却你？如其要我不記着有^你時，蘭呀，我情願不記着有我的生命！紹蘭！接受我的祈求，恢復我們的友誼吧！

你可以用小手掌打我，但不許再挖苦我。

仍然是你的僕人，西。

十三

倩倫：(十六年一月三十日)

呵呵！倩倫！我最尊敬的倩倫！我今天竟這樣驚奇而狂喜地這樣稱呼你了。這是遵守你的命令呀！

我許久沒有見到你，料不到你竟長高起來了。你這樣頹長的身體，你無論行，坐，抬手，灣腰都富有優美的健全的姿勢的身體；我想有不少的青年男子，給你風魔了！你的面部也消瘦了許多，你的頭髮反覺得更濃厚了。你的眸子似乎更加晶瑩，澄黃；而且，稍微比以前低陷了！雖然你的面龐塗了不少的白粉和紅脂，你真的比以前黑了！——這是壯健的象徵呀！恐怕還要歸功於你愛

做種種戶外運動的成績哩！

對於你的舉止，你的談吐，你的笑貌，你的聲帶，我都可以證明你是比較一年前更成熟了。呵，你已經不是一年前的倩倫了嘛！固然，這樣的變易是不可避免的。你，倩倫呀，已經是個賦有成熟後的女性的一切美麗的處女呢！可是，你不要惱吧，以前的你的特具的嬌態和活潑已經跟着時間一齊沒去了。

你比以前莊重了許多，你的圓樣晶黃的眼珠子就好比兩座墳墓，把你的嬌態深深埋葬了去，從其中我只迷離地望見堆着幾塊殘碑。——看見這些，我的鼻子酸了一酸，有點難受。呵，時之飛流嘛！

來信的第二封裏你說那篇玫瑰殘了令你看了心痛，流淚！爲什麼今天你當我面前拿着那幾本週報邊哭邊向我批評我那篇作品呢？不是 F 挑唆你的吧？F，他是你的表哥，那是我曉得的。倩倫呀！你不曾向我說過你很討厭你那 F 表哥的嗎？或者，他以游泳的能手的資格，取得你的歡心吧？——哦哦！倩倫！可愛的倩倫！（對不住，我又把你的不准我在信裏叫你做可愛的那個命令忘了！）我不該，我真不該又對於你生出疑忌呀！上面，末了那幾疑問你以爲是太好笑的便算了吧，不必作答了。

倩倫！我屢次曾定下決心把那些疑忌的鬼念頭給

殺個尚淨，可恨總是辦不到。而且，你的表哥 F 君也太過藐視我，侮辱我了！你把我的玫瑰殘了批評之後，他便拿起第二章的那封信，故意，充滿面上的都是鄙薄的表情，故意大聲念起來。那時你已回房裏了，他念完之後，又批評我那篇東西的憶想的成分太多！又批評我說我想自炫其闊博，其實孟孟馬馬 (Mon, Ma) 地誰不會說一兩句！

——*Gette femme est elle trompeur?*

倩倫，我聽了這句話心裏狂笑起來，但我的面上還是陰鬱的，倩倫呀，我的確不敢得罪這樣自驕自滿的一位大學生，有錢的最漂亮的大學生！倫，他倘若不是你的表哥，恐怕我的掌痕要印在他的雙頰之上了！然而在事實上，我還替他敷衍着，怕你聽見不歡喜。——其實呢，他對着那幾本報在瞎說，他已經侮辱了我的可愛的，最可愛的倩倫姑娘了！

呵，我覺得他對你非常地放肆，非常地無理，你爲什麼不叫我給你把他攆出門外去呢？你爲什麼對他總像有點姑息，有點敷衍的表示呢？——呵，倫呀，你聽我胡言，他原是你的表哥喇！

你來信說，你很憎惡他，你的 F 表哥，說他直像舞台上——一個不重要而自作聰明，甚至招人眼鬨的丑角。對呀，

我真後悔我今天沒會痛罵他一頓！這是我的怯懦嘍！固然我和他比較是相形見拙，我自己也想過，我那樣強得過他，我那樣強得過他呀！我怎敢罵他？常常我自己想到這些地方，惟有自怨自艾。那時便連一點強氣都頹廢完了！光自在心中惹起無名的憤怒！燃起無邊的憤火哩！

說起憤怒，我今晚實覺得非常的憤怒！玉亭前幾天由香港回來了，今晚我到慕韓那里，聽見他。我們一齊到H君那里坐坐；還沒見到H君，就聽見T君也在那里。剛一接談我便受了許多明鎗和冷箭！霎時間，H來了，P君——H君的親戚，曾做過你的同學——也來了。P——見面便將我調笑一番，他說我如何得到一個同鄉仙子；——因為我很愛讀蘇曼殊的碧玉莫愁身世賤，同鄉仙子獨消魂的句子——怎樣洋裝穿的不好；怎樣他的好，誰的好，誰的也好；隨後又將我的領花，那麼一拉，那麼一彈；又說我的領太大，太壞；因此又拿自己的硬領稱讚一番；隨後又再闡明怎樣買東西不要貪便宜，便宜的東西是斷乎沒有好的；我一身三十塊錢的西服，在他看來也只值七塊半，頂多八塊罷了！

再後，他又問V到上海後有沒有寫信給倩倫？八塊錢還倩倫沒有？又論到廣州文學只出了十六期便停版，是他早就料到的！又說那是我沒有毅力的原故！呵，倩倫

呀！我真自悔，當時拿你說三日後有信給我而終於食言的憤慨借主人翁 V 的筆尖寫出，當時也就是狹義的洩憤。誰料今天竟以此而遭大辱哩！算了！大概如我這樣的人，惟一的成功怕永遠只有‘失敗’兩字？偷妹噃！我實在對你說，玫瑰殘了的批評怕只有你一個人可以說得上，別人這樣的胡說，我對他們的只有血眼和白眼！——我忽想起一件事，玫瑰殘了雖然在我初初的預算上說來，可算是沒有完，現在我倒覺得倘若再做下去，不僅是‘蛇足’而且討厭得很哩！你說對嗎？玫瑰殘了惟一的批評者偷妹！

坐在四圍充滿譏諷嘲笑之聲的廳間，我那有開心和他們辯解！或許也就不必辯解哩！任他們東一句，西一句………在他們或覺得這樣可使我無地自容，可以把我窘倒而他們便得到談笑的資料；其實在當時我沒有什麼感覺得哀惱，只有怒；更不覺得怎樣無地自容。真的像玫瑰殘了裏面的 V 一樣，他已經沒有憤怒的勇氣了！我當時只冷笑了幾聲，便默然吸煙。而我的心也就想到別一件事去。

這是一件小小的哀恨的事體：

那天我到南海縣街口的郵局去寄信給你，走過雲路街，見一個瞎了的叫化子，摸索着在一家重門深鎖久

無人居的屋子的門口，拚命在唱着他那哀求的熟調！旁邊圍住有十來個孩子，在拍掌譁笑。冷得感情已乾涸了的那乞丐的面孔，在微微呈現着他是在怒！我匆匆走過，走過了很遠之後，我忽然後悔起來，我想我應該通知他，叫他不要空候在那里。呵呵，一個叫化子在一個闕無人居的門口守候，唉，去死比去等錢容易得多了，唉，去死比去等錢容易得多了！同時我又覺得我把自己的臉皮看得太重了，其實，和一個叫化子說話是有莫大的羞辱嗎？我每每陷在這樣的謬誤，實在我自己太怯懦了。呵，我既沒有直截告訴他的勇氣，發覺了自己的錯誤而又沒有立刻走回頭的勇氣；呵，這麼一個我呵！——

我沒在這樣的沉思中，完全不會細味他們的冷語。及後，我想想，我再想想，我細想想，無名的怒火便再直衝上心頭！

噫！誰說文藝的創作者，誰說文學的天才，是有幾分殘酷的！其實殘酷却正是逼得他們不能不殘酷的衆生，哦哦，衆生的殘酷，無上的殘酷！殘酷，無上殘酷的衆生！於此，我們又可想見，文學家在某個立場裏，他是大勇者；但在別一個立場裏，他又是大弱者。故此文學家能以他燃燒的胸懷，如炬的眼光，烈炎的神思，如火柱的筆管，以強者的勇氣，叫出弱者的不平之聲來！

哦哦！文學家！文學家！

你狂搖着自由之鐘！

你把不平之石毀熔！

哦哦！文學家！文學家！

你把殘酷奸讒的長河傾瀉！

你把傲岸凌人的高山摧折！

你搖旗吶喊在領導着平民！

你恢復他們固有的莊嚴的生命！

倩倫！倩倫！我固然沒有力量，然而我渴望力的降臨！我們攜手向前途死奔吧！以前，我曾把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合成一個紹西。現在，讓我們把他救活吧，讓我們把他救活吧；讓我們的紹西更生吧！你如同意，而你以後還要想讀些書的呢，我願獨力支持，因為我現在的經濟能力比以前增進些。

此信寫後，在陰歷今年內，恐怕我只可再有一封信給你。紙短話長，雖然可以多寫幾張紙，但我手邊只有兩分郵票，再寫恐怕要過重額三四倍了；倘若等我明天正午起身再補買郵票，此信又要阻遲了！陰歷又將到明年，郵傳定有一兩天停工，請你注意。

呵呵，倩倫呀，回思一年前的今天是甚麼景況呢？唉，人事莫測，一至於此！現在我預備着點錢好讓我倆陰

願明年狂行娛樂一番。祝你夜安！

你的V。夜深四時。

十四

情偷：(二月二日午前二時)

欺騙，欺騙！人們的生命以欺騙而得來，人們的生命也將以欺騙而永遠失去，永遠失去！人生的骨子裏只有欺騙是真正的成分嘍！我記得 The Lilies in the Field 裏曾說過：I am a cheat, you are a cheat! We are cheats together! 呵呵，cheat! cheat 嘍！我不信，我真不信，經我們的真誠的藝術家盡心點染的怎樣偉大，怎樣莊嚴的一個宇宙，的一個人生，而其結果竟落了一個欺騙！呵，你欺騙，你罪惡的飲料呵！

今晚，我在真正二百分無聊的今晚，我將感到了人生的真相，剖開了生命的怪果！而且，事實上，又是由丙寅跨進了卯的Grot！而且，事實上，又是由十九歲之歧途闖進二十歲的迷宮哩！我雖未涅槃，我的神覺世界裏也沒有 Utopia 的建立，而我確信，將確信今晚嘍，奇異的今晚嘍，它給我的生命以憧憬！它給我的生命以 Horrid

Warning! 在白色的幔幕之前，我開始仰望東方，我開始仰望沉沉的空宇，我下跪了。我將常常下跪，我更將長跪不起！

我當然不能如Apollo的美容，的神勇，的迷人，的優游自在！背銀弓，衣白錦，手揮七弦琴，在快樂地彈，在快樂地唱，在施與慈惠，在普照衆生！然而我把十九年的生命統查一下，幾乎每頁都是虛偽，罪惡，流離，驚險！其中一切都是灰色的，Death-pale 的。呵，灰色的一切！我先曾疑問：我需世界的是什麼？世界爲甚也要苦苦留我？呵呵，我竟是二十世紀一匹獼豬！真的，不曉得什麼原故，我每想一想就連打幾個冷顫！

倩妹，新年你或許會到我這裏吧，你看見我這樣的態容和病樣，恐怕你要大喫一驚。這在我簡直沒有辦法，週遭都是這般醜惡地在環伺着，逼得我一步也不能動彈。唉，這是二十世紀的中國青年所應飲的‘苦悶之杯’嗎？

我讀那本美國一九二七年二月的Golden Book，見到了Nietzsche的幾句話：As yet woman is not capable of friendship；Woman are still cats，and birds.Or at the best，cows。——哦哦，倩倫，可愛的情倫呀！你的純潔的小腦裏，我和上帝都敢保證你是始終的，始終如一的清

白。你具一切高貴的女人的天性和儀表，而不具伊們的惡劣與汗濁！你便是我的 Beatrice 呀！Virgil 只能使我‘曉得’，而沒有使我‘得到。’現在呀在高崇的聖山之上，我也看見了獅子，虎豹和女獾！呵，我的比屈里斯，我的比屈里斯呢！

誠然像我們的給人家罵死的青年詩人所唱的一樣呀！呵，Keats 的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你讀過了嗎？我一面當儘量證明他們是荒謬，但在別一方面我細細地，或蔓延地想着呢，我又覺得渺茫了！

“我的有病的腦精想起桂英姊來了，伊無原無故地在慕韓的面前像夜鳴鶯一樣唱着嚶嚶的喉嚨，伊無原無故地又把慕韓棄了，你想慕韓，以前原也是麻痺了的呀！這一聲洪鐘把他驚醒，他能不比濟慈悲哀嗎？

我現也想不明白究竟桂姐爲了什麼原故和他隔絕！伊原先也受了他許多恩惠，慕韓所得的不過是些飄渺的苦憂罷了！固然我們不能強逼人家受恩必報，但我們能允許人家受恩而必反加之以怨嗎？你瞧，桂姐給慕韓的最後一封信，在 Signature 之前，寫着‘一個受恩無報的女兒’哩！倩倫呀，我的比屈里斯呀，我不相信一個女人受了恩後是應該這樣報復的！無論如何，我不能相信這個！

那天在你那里，我們談起這件事，你只保持着微笑而不言，聰明的 F 表哥，不住地發表他的責備慕韓的偉論，他說慕韓不善於裝飾，說他太笨，說他沒有逢迎伊的手段，說他沒有取得女人們愛悅的本領！對的呀，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率真的人直是一個豬頭三，慕韓沒有 F 表哥那樣聰明，沒有 F 表哥那樣會 Cheat 呀！

倩妹，可愛的比屈里斯！你當時爲什麼只微笑而不言呢？你爲甚麼不替我罵他，駁他，表示你對於我的意見的贊同呢？

我在每晚上睡得太遲了！我吸香煙太多了！我喝酒太多了！這是沒法子想的。——昨晚上我們在永漢南路的一個小酒樓上，（是永樂樓以外的另一間小酒樓。）喝酒喝了個整晚！我們沿着晨風清爽的長堤，穿過小市街，四牌樓，回到家時候，已經是七點半鐘了。那晚我的袋子裏只得三塊多錢，四個人都沒有大醉。

午後二時我才起身。一切的病痛都襲擊我了！

頭痛得很厲害！喉痛得很厲害！本來很容易感冒的我，今天傷風得更難受。呵，還有一件事，我告訴你吧，可愛的比屈里斯呀，我咳嗽出來的痰裏帶着許多紅色的血點呢！請來看我的中醫生說我是肺熱，叫我最要緊要戒酒。我不曉得這是否就是西醫所說的肺炎！

今晚上我寫了這許多話，我的手痠得要命；全身的骨節都隱隱作痛。看來我的病是證明了！呵，我的十九歲的青春的過去，怕給我深深地種下病根了，不然，為什麼我的二十歲的青春的開始，便給我帶來這可怕的病徵呢？

倩倫呀，天堂的路徑你是熟曉的，我現在除了在這里靜候你的指示以外，還有什麼希冀呢？

我有個朋友在香港，他叫A君，你認識他嗎？他叫我過了十五便去他那裏，他將介紹我以每月二百塊錢的一體洋行裏的職業，你的意思怎樣呢？——現在天快亮了。

十五

今天是十一日，現在已是午前一時了。

我這一病就病了九天，我想，倘若我是有錢到醫院去留醫的呢，我或許會好得快些。但是，現在我的病總算告一個結束了。在病中，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恐怖，而且，也不見得有什麼危險！我雖然有點咯血，但是不會死的，就死也未必有這麼快。我也沒有希望我自己快點死，我更曉得在我所受的，所應受的梅毒和裡折未曾完滿以前，我是不會死的！我患梅毒不會死的！死，不過

是一個罪苦和刑的 Certain Goal，臨了並不會悲傷；也不會恐怖！我的刑期未滿，那里便會便宜我，叫我死去呢？你想，我的 Wasted Life 不過只得很短促的十九年罷了。

病中，F 君給你帶來一封信，這封信我沒有覆你。哦哦，倩倫！我的小天使！Mon enfant 呀！爲什麼你總是這樣的嘯？我給你的信你也可以給 F 君看的嗎？你總是這樣小孩子脾氣的。不記得了麼？你以前，許久以前，你要求我恕你，說愛情是自私的。你真的不記得了麼？還是現在覺得愛情是可以公開的呢？你說你看不懂尼采那幾句話，因此叫那位大學生，你的 F 表哥解釋給你聽；你說 F 表哥解釋這個是尼采侮辱女性的話，極端侮辱女性的話。你關於我的話，和慕韓的事，你批評許多呀！可惜那封原信在病中我竟把他遺忘了。唉唉，你允許我吧！可愛的倩倫，你允許我，你再不把我給你的信讓 F 哥看吧！

F 哥當初也不曉得我是病了，他聽見我的死黃的面孔，他聽見我的骯髒的兩手；他當下，我並不撒謊，他立即給了我許多嘲笑和批評！對於桂姊他儘替伊辯護！我有什麼和他爭抗的必要呢？我有什麼和他爭抗的必要嘯！然而我真的再聽不下去了。

“F 君！我病着呢！”我指了痰罐給他瞧。

他似乎靜默了一下，便很高興地跳起來。

“哈哈，原來你真個病了！這是我的責任！這是我的責任！我給你通知你可愛的倩倫去！”

他當面侮辱我了，你瞧，他當面侮辱病了的我了！這個我怎樣能忍！這個我怎麼能忍！——他去了之後我又咯了許多痰，痰中自然還有血絲。略後我覺得我的喉嚨辛而且鹹！在我左鼻孔中所淌出來的鼻涕是臭的，臭的！這又是什麼原故呢？

呵，倩倫姑娘呀，我是多麼感謝你，我是多麼感謝你！病中你這麼誠懇地，不聽我預先的阻止，親身來看我一次。可是爲什麼F表哥又和你一塊兒來呢？固然，我不能這樣輕窺F君，倘若他是來瞧我的病的。他是嗎？他會誠意來瞧我的病嗎？說不定他還願我早一天死哩！呵，我將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記着他給我的厚賜！可是他當前的敬禮，我惟有壁謝了。呵！我和他有什麼解不開的怨毒？難道，呵，我的可愛的倩倫怨我，難道他妬忌我？難道他是我的，是我的………情敵？我想這或許不至於是吧？唉，唉，唉！

病雖好了，而我的心倒反沒有病中那麼舒寬，病中一切我可以不理，不管；和我不對的人也滿堆着笑臉來病榻之前殷殷垂問；現在呢？病好了之後呢？他們就把面

其除下了！而一切醜惡的事物又紛然雜陳在我的腦子裏！而今嘞，我真連想一想的勇氣也幾乎沒有了。

我把鏡子照一照，覺得我的樣子要比我的年紀大十年——簡直一個三十歲的中年流浪人了！人們聯合着時間在逼我向 Miserable Tomb 進行，這又有什麼法子想呢。

一寫便寫到別處去，白廢你的時間了。

香港之行，在我覺得可否都有理由，你既然十分地同意，我去便了。唉！……手痠了，濟慈詩下次再抄。

十六

倩倫：(二月十三日午後八時)

我本打算把疊詩的原文抄了給你，但是太麻煩了，不如我把牠譯了給你吧，改日再把原文本借給你讀。

1.

呵，甚麼能令你這披甲的勇士病傷？
你的孤寂的灰色的生活呀是這般流蕩！
那里蘆管腐爛了從湖裏浮出，
鳥兒們都不肯歌唱！

2.

呵，甚麼能令你這披甲的勇士病傷？

你是無憂的人呀而且永沒會向人伏降！
那里松鼠的穀倉是十分充實呀，
人們到了秋收時只落得一年百忙！

3.

我在你額上瞧見一朵混百合，
伊浸在憂抑而病熱的汗露中；
我在你頰上瞧見一朵殘玫瑰，
伊的凋零呀也是這樣的怏怏！

4.

我在草場上遇到一位少女，
伊是多麼美麗呀，——一位仙女的小姑娘！
伊的髮兒是這麼柔長，舉動是這麼靈敏，
而且伊的眸子呀是這麼的充滿熱狂！

5.

我放伊在我那走養的戰馬之上，
除了伊我整天沒看見別的甚麼；
因為伊很愛斜倚着我，
在唱伊悅耳的仙歌！

6.

我給伊做了一頂花冠，
做了些臂圈和芬芳的腰帶；

伊凝望着我似乎在說伊真愛我，
我又聽見那甜蜜的輕呻吐自伊的芳懷！

7.

伊替我尋到了喜悅的源泉，
那裏有熱狂的甜飴，那裏生出愛情的露蜜！
真的伊顫顫地對我說，
“我在誠摯地愛你！”

8.

伊帶我到伊那迷人的惡洞，
在那裏伊只是呆望和長嘆：
在那裏我遮蔽了伊的眸子，
咬了個深吻兒便雙雙睡去。

9.

我們在草苔上微微睡去，
在那裏我夢着，哦哦，夢着憂禍的臨降，
最後的夢裏我夢見，
在一個冷靜的山旁！

10.

我看見許多灰色的國王，太子和侍衛，
他們一切都是現着灰青的死趣；
他們嚷着——‘你將做伊的奴隸了呵，

伊原是個無恩的美女！”

11.

他們向我說出可怖的告誡，
黑暗中我看見他們的餓唇上下伸張！
我醒了，呵，原來我還倒睡
在一個冷靜的山旁！

12.

呵，因此我以前甘願逗留在這裏，
雖然那孤寂的灰色的生活呀是這般流蕩！
雖然蘆管腐爛了從湖裏浮出，
雖然鳥兒們都不肯歌唱！

倩倫呀，呵呵，倩倫呀！你說我引這首詩給你，有什麼別的意思呢？可恨 F 哥他總愛在你的面前賣嘴，他不止說我侮辱一般女性，而且，他竟敢坑陷我，說我有意想侮辱你，呵，我侮辱你？我侮辱你？我為什麼要侮辱你！我怎敢侮辱你呀！我怎敢，我怎敢嘯！他說我對你的話是假的，是想博你的歡心的一種虛言！呵，倩倫，乖巧的倫妹呀，幸虧你沒把前封信給 F 表哥看，不然，我恐怕他將更會加倍地醜視我呢！我自信對於他本沒有什麼毒怨，不過他或者恨我拿 F 這個字代表 V 和小如所公共攻擊的人吧！他竟敢大膽拿玫瑰殘了來證明我仇視他和侮

辱你嗎？好在你不信他的話！好在你不信他的話喇！倫妹，他這樣措置我原也並非萬分不明白，你對於他的態度我也有點瞭解。倫！我一再向你申訴吧！我的癖性你是曉得的，明瞭的；我的癖性，同時呢，又是很急燥的！我遇了一件事我只有盡了我有生之力將困難之車向前推去！我做事差不多都沒經過所謂詳細的考慮！只憑其一鼓的勇氣，憑其粗率的直覺的指示！我又看見旁的人太懦了，太陰險了；只有我獨個兒抱着無限的同情，無限的熱力生活在這裏面。呵，我怎能忍受！我怎能忍受？我的生命之潛熱力雖藏匿着時時想爆發，這有什麼用處？別人更說你驕誇，自傲，燥急，放恣，太草莽，太無毅力。這樣也就罷了，他更要來硬說你是虛偽，是別有冀圖！更要來硬加以嘲笑，要來硬加以痛詆！呵，原來我的性格是不合於一般人的，原來我的舉動在到處都應受非難和反對，以及意外，意中的一切呀一切的侮辱和垢病！呵，這又有什麼可說呢？……可是倫妹呢，我並不灰心，真的，甚至連一點點兒灰心也沒有！消極的，我可以和他對罵！玫瑰殘了也正因我太愛你的原故，眼見你消沉下去，我可以不加以糾正嗎？我怎樣能夠不罵你？我怎樣能夠不罵你呀！我的心始終是赤紅的，兩年以來，我何嘗分心向任何另一個女郎別注？我有什麼罪惡！我有什麼壞心！

我有什麼對不起世界一切人！F君他曉得甚麼？他只相淺欣賞到我的玫瑰殘了中的罵你，而他完全不曉得我自罪和懺悔的高尚！這是太積極了害了我的，我現在還有什麼罵人的勇氣與必要呢？我叫你不要再提起玫瑰殘了，F君以為我是想逃罪，其實我只是不想領功！——本來這句話我不該說的，可是我真忍不住了！——F君！你替我問他看清楚沒有？我現在和你一併談談吧，玫瑰殘了，現在雖未做完，但已經可以算是完了的。從小說的種種問題上說來，那自然算不了一篇完全的小說，其實我動手寫的時候本沒有打算寫一篇萬古不朽的傑作，只打算給你一個人看的罷了！因此，寫到那里，便可算在那里結束。那只是我的一篇心的供狀罷了，誰願給別人讀的，誰願給F君讀的喲！所以，我以前說過配得上批評玫瑰殘了的只有你，倩倫呀，只有你一人罷了！又以前，我聽見你的讀了牠便心痛和流淚的話，便答應你我不再續了！在當時，我以為牠是使你感動了，改悔了！我還有什麼續寫下去的必要呢！（你聽見我忽而用他忽而用牠去做那篇玫瑰殘了的代稱，你不免有些懷疑嗎？）哦哦，蘭君呀！蘭妹呀！你說，我有什麼接受F君和其他任何一些旁的人的批評之必要喲！

由八點鐘寫到現在，又是午前二時過些了；今天已

經是二月十四日了。這封信除了臨尾一段寫得特別快之外，其中雖譯了一首詩，但總計竟花去六個鐘頭，寫太慢了！可是長時間的繼續工作，剛好些的病體支持不住了！頭昏得非常厲害，寫錯而改澆的字也特別多，幸好你約我去你家裏坐坐的時間是由我定的，等會兒再寫吧！

.....

一覺醒來，正是午後一時半了。

懶懶的病黃的太陽，由灰禿的天井的土牆上反射着我的眸子，悶得我幾乎要嘔吐！呵，我的靈魂幾乎要麻木了嘍！遍身都充滿疲乏與懶倦，沒有半點興感。

我慢慢地擦過了臉，漱過了嘴，呆坐着聽街外那些小販的疲倦的叫喊；滿天忽而佈起陰雲來。——

我想，一個陰森的庭院，沒有小花小草，潮濕的地，挺立着，只挺立着幾根爬滿寄生，聚滿黃蟻的大龍眼樹；兩邊的角落裏，那個古式的茅亭，倘若有一個美麗的姑娘在默然凝思，那個不是你嗎？春陽照灑着整個的庭院，點點的金雨淋在那美麗而純白的姑娘的面上，眼尖，胸前；呵，這高尚的沉默！這純潔的沉默！這偉大的沉默，這偉大的沉默喲！——我和你絕交以前，最後的相見不就是這個樣子嗎？那天也正和今天一樣，滿天忽而佈起陰

雲來。你還記憶不呢？情倫！那天蒼天終於把他的眼淚向人間狂灑了。你淡淡地把我留下喫了晚飯再去，我有什麼推却的勇氣呢！固然，雨大了我不能走；即使走了又怎樣呢！我們同回到廳間，在窗口我呆立了一陣，在小風琴邊我又呆立了一回，把手指觸到琴鍵，呵，我的心靈能織成什麼曲子？我的苦悶和煩惱交結得恐怕比窗前的雨點更密哩！我們默默地喫了晚飯，那淡黃色的刺人的電燈，把我擯斥了在你的大門之外了！呵！——今天的天色也像當日一般的陰晦了，可不曉得會下雨不？

這一件事可令我永生不忘，而且我每一次重吞這過去的苦丸之時，心中的憤鬱之火便直冒上喉頭！在當時我何嘗不想向你申辯，懺悔；然而這個也正是沒用的哩，一切非金錢都不能建豎起來！呵，倫妹呀，我總有一天會得把我那毀棄金錢的志願達到！人要錢來幹什麼？把萬惡的牠萬惡的牠毀滅了吧！牠有什麼萬能？有的只是醜醜罷了！沒有錢這樣東西存在，我相信，同時也沒有罪惡這樣東西存在，牠們原是共生的呀！

想毀滅金錢，現在的社會中，首先就要多找點錢；像打倒軍閥，首先要有軍隊一樣！否則，誰信你的話呢？有錢時便可以實行我這殘忍的計劃呀！我自己，消極的時候太多了，仇視金錢太決了，因此到頭給我以着着的

失敗，反而令我變成更消極了！更仇視金錢，以至所有了！然而經驗警告我，說我將在人生的戰場上得到失敗與死寂。這有什麼法子想呢？你聽呀，F君之所以敢於誣毀我，破壞我，蔑視我，褻辱我，是甚麼原故？是甚麼原故喇！你想我怎會體驗不出來！唉，心中的憤鬱之火便直冒上喉頭喇！你替我設想，我怎能抵受！

手邊沒有郭沫若的女神，記得裏面似乎有下面的句子：

五百年來的眼淚傾瀉如瀑！

五百年來的眼淚淋漓如燭！

流不盡的眼淚！

澱不去的汗濁！

澆不熄的情炎！

洗不淨的羞辱！

哦哦，流不盡的眼淚喇！澱不去的濁汗喇！澆不熄的情炎喇！洗不淨的羞辱喇！我們的女神的作者，我們的詩人沫若呵，他把我的心情唱盡了！

香港之行，我早已說過，是無可無不可的！誰願甘心下氣去受異邦的強者當着牛馬看待？誰願呢！可是我之想去香港，是我表示我對金錢之降服了！

此外，我還有點不想離開你。但我曉得我回來了。從

香港回來了之後，那時我們相見或者有更大的喜悅哩！更且，這個四圍充滿虛冷的廣州，我着實也有點討厭了。雖然我又曉得別處不必就比廣州好，可是變一變地土，至少我的精神總不會這樣沈淪吧？

唉，誰料你現在又不贊成我去呢！

昨天太傷神了，連出恭也忘記了。今天我檢查我自己的糞便，知道我於原有各樣的病症以外，還加上了一種痢疾，紅痢哩！中醫生來瞧過了，說是大腸熱而且有點帶着濕氣。我不懂得什麼叫做濕氣和乾氣，只管任他搗鬼，隨便怎樣，只要我那差不多六十歲的多病的媽媽放心，我是什麼也可以任便的。

我自己知道我有病，而且是很厲害；我自己知道我是窮，而且也是很厲害。昨天我也曾帶病去向一位我的同事借十塊錢，並聲明三天後就還錢，他起初很想拒絕，但禁不得我的軟聲的懇求，卒之很遲疑地一聲不發地把十塊錢交了給掉面，我轉而由掉面把十塊錢搶到手了。他明知我三天後有錢，還須遲疑什麼？大概他怕我的生命，耐不到三天之後吧？我的面容的確是灰青得憔悴得怕人呢！

其實他這樣對我，總求其他肯借給我，已經要算是好人了。倩倫呀倩倫！我說給你聽吧，毫無隱瞞地說給你

聽吧。昨天和昨天以前我簡直碰過許多大大小小的釘子呢！這其中我不想詳細描寫給你看，我怕你的弱小的心靈，會給我的過火的文筆刺得生痛呢！——橫堅現在十塊錢已到手，其餘我也不介懷了。到底這是常見的舉，算得什麼希罕呀？

現在我這個 Penny-a-Liner 的位置，簡直是一條雞肋！然而，還算比一年前好過許多了；雖然我現在的擔負，比一年前加重了三倍。

你有一件很困難的事要我幫助你的嗎？可以，可以，萬分可以呢！我正想向你要求一個機會給我使我向你跟前盡一點力，以補償我從前對你的猖獗的愧作和不安！難得你竟肯惠然給我一個責任，而且是很困難的；戰勝困難才是勇士的責任，我雖不敢稱為大勇者，但我是多麼的，多麼的歡悅呀！我允許你了！倩倫，無論如何，我允許你了喲。

你在要求我之先，又向我加了許多頌讚和褒語！呵，倩倫妹妹，你不是不曉得我的性格的，不要這樣逼我！千萬不要這樣逼我！你掘發出我的美德，而遮蔽了我的醜惡；我應是多麼感慚！然而現在，我惟有璧回你的好意。因為我又明白，現在享受你的欣賞和愛撫，總不如在我的經濟情況比現在豐富了的時候好些。

我定於後天早上九點鐘以前到你家裏看你，並聽受你的可愛的小手指給我以進路的導引！

二月十六日再向你道甜蜜的晨安呀，我的可愛的溫柔，活潑而嬌憨的姑娘！

去香港不得你的同意，我已經把A君拒絕了。

醉倒在你懷裏的忠實的僕人V

再者：來信中又稱讚我的文學的進步，謂倘若精攻下去，成功是在不遠的地方等着我；並要求我把最近的作品鈔點給你讀。這些話倘若沒有別的意思的呢，我願誠心受下！夢着我的前途！病中曾以隱約的衝動和感受為根據，寫成一首名叫漫罵的小詩，抄給你吧！ 四又。

漫罵——獻給我的好友芝妹

朋友，就使你說我喪心病狂，
就算你成天罵我喪心病狂，
就算你永不停口地罵我喪心病狂呀，
你又會將我怎樣！

朋友，你不必成天咀咒着說我非常偏私，
你不要說我的性格呀是怎樣的浮浪，
就算你不停口地罵我的偏私與浮浪呀，
你又會將我怎樣！

你聽我這疲倦的病容，
你瞧我這憤激的模樣；
雖然是狂飲可消却一切，雖然是狂飲可消却一切
嘯，但叫我去那里去尋找佳釀？

我忘不了我年老而在做着苦工的爸爸！
我忘不了我多病而在撐持家計的親娘！
這却真的使我至今尚未明白：
是誰給我打消了我那殘酷的志向！

天上的白雲呀全在浮沈和蕩漾！
地上的海流呀全在嗚咽和悲傷！
我今天雖成了給你們共棄的惡魔，
縱使我就是惡魔了你們又待怎樣！

自然我不是罪犯不被縛到銷斃的刑場！

但我的罪過也不過是和姦了一個女郎！
那是這女郎也願意的呀，
況且伊又是我的同鄉！

你們把我放下那你們已經預備的陷阱，
你們還要說我的行為直像惡狗與淫狼！
其實只有你們這般設陷阱的人們呀，
才配稱真正的惡狗呀才配稱真正的淫狼！

你們不用把我笑望！
我並沒曾說我自己不是喪心病狂！
你們雖有力在我的身上打個洞兒，
又那能把我羞辱成怎樣？

我自己也曉得我穿的不是洋裝！
我自己也曉得我沒曾進過學堂！
當然，他們雙雙逃走叫做相愛，
而我呢就是喪心病狂！

當心着！不要瞧我只是一介愚妄！
便沒法子起來反抗！

倘若我將來是記得這些事情的時候嘛，
今天的滋味我也要叫你們親嘗！

我眼裏冒着無炎的火光！
似乎瞧見我那可愛的女郎！
我感謝你還會和我做最後的告別，
你是否攀着在滿開紅花的白樹之上？

呵呵，笑甚麼？笑甚麼？笑甚麼？笑甚麼？
我又並未向你們訴說那是冤枉！
還有什麼可笑的麼？
當一個犯人已經老老實實地承認他自己的罪狀！

呵呵，笑甚麼？笑甚麼？笑甚麼？笑甚麼？
我已經早說我一些兒也沒有驚慌！
不過這都是我最不高興的嘛，
倘若你們在假哼着憐憫的歌唱！

何必這樣把我捆綁？
我現在也沒能力再上太空翱翔！
你們千祈不要嘛，

把我的屍身殮葬！

我有兩臂可以毀却所有的山岡！

我有兩腳可以踏碎鬼宮的城牆！

萬山都悲楚地淌着嗚咽的泉淚，

萬海都狂瀾地洩着憤恨與淒涼！

你們不用得意揚揚！

我也不曾說過這是不該當！

可是當我有機會再來的時候啊，

看你們又把我來怎樣！

——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完成中郎。

原书空白页

後 部

十七

蓉君：

今天我會在這個地方寫信，而且是寫給你的。那我真是料不到呢。自然，世界上有幾樣東西是料得到的呀？我和你離別了整整三個年頭，似乎你給過我四封信，現在都已散失了，而當時也只有兩封我是答覆過你的，我現在倒還記得很清楚。

你向我提出 George Sand 的作風的問題；你指某君翻譯伊的某篇作品的錯誤出來，說要就正於我。你的品質你的勤求的態度，和三年前那個十九歲的你，還是一樣。你儘管向我提出這些問題，實在令我瞠目不知所對！我和這些東西久疏了，就使我略略涉及我也不想把

我的謔言污辱了人家的光彩。這又何苦呢？不過關於達夫的小說，我是有些話想發洩給你聽的：固然，人家說他的作品越過越壞了，甚至現有的每篇都不及還鄉記和象灰色的死。呵，這些話連你也是這樣說法，那可當真有點古怪！你想想，達夫的精神是一般人都合得來的嗎？他不能如陽春白雪的奏者按級低降以求適合一般人的脾味，當然在一般人的眼裏是漸漸疏遠了。你談到他的作品太過 Single 了，你說他對於 Technique 太不注意了，你說他染上 Death-pale 太濃厚了，這幾層我都沒有覺得。其實他的 Mortal Life 除了這樣捱過了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呢？其實他的 Personality 和他的 Style，我們也無容再議了！——我所可以說的話，這里都算完了，你不會得到滿足吧？蓉君，這些我們不再談了，好吧？我們還是談些不重要的事情，比較好哩！

你和H夫人是舊同學嗎？呵，我真料不到，事情竟有這麼湊巧的呢！你之所以知道我的住址，自然也是H夫人通知你的無疑了。

我到這里差不多十天了，計算起來，H夫人當是於我未來以前通知你的。伊說給你聽伊於一星期內當有一個有趣的各人到伊家裏嗎？呵，伊真有趣極了；我或者可以稱伊和H君是兩位新人物，一對小家庭的幸福者！

不過伊爲什麼這樣多事呢？我之來C村本應一顆小塵也不驚動的，誰想我可敬愛的蓉君你竟差不多在我未來以前便知道了！

我們現在住的C村，名義上雖叫做村，實際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鎮。照我看來，大體可分爲兩部份：一部是塵囂的而別一部是和平而且冷靜的，我所住的H君的家裏是被劃在和平而且冷靜的一部份的。那塵囂的一部，是一個很大的市集，那裏面包含五六百家商店和同商店四五倍以上的人居；五六百店鋪中有妓樓，有茶館，有酒家，有小食店，有布莊，有洋貨店，有旅棧，有小規模的戲院，有書肆，有牌館，有煙局；其他呢，還有許多不成店鋪的雛形店鋪和三五間破舊不完的神廟！不過我一眼瞥見的，只有上舉的種類令我特別的注目罷了。

這和平而且冷靜的一部份呢，分析起來，以H君所住的房子爲中點分析起來，也可分爲兩部：西邊，遠遠的望開去，只見一帶禾田，禾田的中央有一叢土屋，是個戶所居。再望開去便是一灣清碧的小江，把這C村圍繞。小江的彼岸只見一片油綠的，接住便給小山擋了去。當落日戀着樹梢的時候，小江是羞暈得通紅的呢！這是左邊的景象。H君的房子是坐南朝北的。東邊在牠的左手邊，沒有多少的地方，給一幢幢的高聳入雲的洋房佔據

了！把我們看目的權利給剝奪了！H夫人告訴我，那都是洋人和富商所經營的，盡是私人的產業！屬於公共的產業只有三處，一處是醫院，一處是警察的區署，一處是已經倒塌了的，或說是給鄉人拆毀了的小教堂。

向前面望過去只有一帶平原，平原中有兩個荒草叢生的球場和幾棵枯樹，再後又是密密的林木，一排高矮不齊的綠手指都在撫摩着天空。西邊那道小江曲曲地伸進地母的赭綠色的手臂裏去，此外看不見什麼了。

H君所住的房子，是半中半西式的，全座不很高大，緊依着，或可說緊緊地背靠着一個小山，小山後面才是市集。除他所居的房子之外還有一排的小屋，都是在C村裏較有體面的商人的置業。

H夫人又告訴我，伊不大喜歡伊所住的房子！第一因為上市頭必要路過那個小山；第二那小山在夏天把南風截住了，而在冬天反把北風兜回直向屋裏灌，一冷一熱，都不大適宜。

H君，你也認識吧，他是C村的郵局長，而他的領土至今我尚未聽見過，據H夫人說也在市集裏面哩！我真不明白，H夫人對於這樣的住屋還不滿意，你看呀！一出門便是一帶草原，遠些便是灰白的天空壓住一片綠林！左邊有田，有農居，有平靜的碧江！右邊雖濁了一點，但

高低不一的層樓中間還清楚地瞧見那綠色的醫院和黃色的警署！市集的噪聲從山後跳過來，經南風的梳爬，變成了岩邊的夜濤一樣的悅耳！

我在這裡極端的快樂了！極端的快樂了嘞！“V君，你來這裡差不多十天了嘞！”這還是H夫人替我統計的，我自己實在連日子也忘記了，我也不屑去計算日子，我覺得我似乎是昨天才到的，真的呀這十天我差不多好像只做了一場春夢。快樂極了！

喫了早飯，H君趕回他的辦事處，倘若那天是出太陽的，我只穿了件夾布的Shirt便和H夫人四圍玩耍。H夫人的游興也很好，但伊說伊這樣住過了十七個月，也倒不覺得希奇哩！在我，可快樂極了，四下裏跳來跳去。“V君，你倒好像一個孩子一樣哩！”伊和我熟了而且伊曉得我是你的朋友，伊便不客氣地和我說笑。

我們當一見小江又羞暈起來的時候，便回家去喫晚餐，午餐我們是多半喫些餅乾就算了。

H君的家庭裏還沒有小孩子。除了他們一對差不多三十歲的夫婦和我之外，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傭女，名叫明娟。是一個黑而帶媚的女孩子，我們的餐事和我的衣服的洗燙都得煩勞伊哩！我每天的生活都這樣恬靜地過了。

哦哦！蓉君呀！我相信我二十年來的生活史，這一是要着上金色的了！哦哦！你瞧呀！大自然是我的母親！H君好比我的哥哥！H夫人好比我的姐姐！明娟好比我的妹妹！在這里。一切我都有了，人生的所有的滿足我都享受了！蓉君呀，我還再求些什麼？我還再求些什麼嘍！我不止把過去的一切忘了，我不止把現在的一切忘了，我的將來，我也把他忘了呀！——可笑的我，雖然把一切忘了，而忘了三年的我的蓉君，現在不但忘不了，而且在給你寫信呢。

你問我從那里來的嗎？呵，我告訴你吧：我在香港，沈悶得很，A君提醒了我，我才來到C村找我的舊同學H君的。爲什麼我會跑到香港去呢？這可很難說了，而且，我的污辱別人耳朵的蠢行爲，直也不想再掛在口邊了！總之，我可以告訴你的，只是我由廣州跑到上海，由上海跑到香港，由香港跑到這里罷了！而且，我到這里，知道的只有你，A君，和H君夫婦罷了！我可以告訴你的怕只有這一點點哩！——關於這些都請你替我暫守秘密。

蓉君呀！還有一件事，我很對不住你的！便是到了上海而竟不去看你！但據M君說，你已經和一位你同校的S君很要好，我也不必去胡惹S君的疑忌了！

II 君夫婦頻頻接吻的色狂影子印在明窗之上，胡媚也來替我扇蚊子了，那小妮子，那鄉下的小姑娘正在頻頻偷眼望着我發笑呢！

你的三年前的舊友V。

再者：你若再來信，請不必提起廣州了。其實我一月來便深深厭惡廣州，深深厭惡廣州喲！我的祖父在廣州死了，是我剛到 C 村第二天在新聞報上發現出來的。對廣州我除了仇恨以外沒有甚麼！因此雖在生前很痛愛我的祖父，到死了我竟置之不理！我能够不傷心嗎？哦哦，我太傷心了喲。現在提起來禁不住我還要流兩顆眼淚！唉，你這萬惡的廣州！你這所有都黑暗的廣州！你這一切都灰敗的虛偽的廣州喲！——據報章訪問我的廣告，我知道家裏差不多六十歲的年老的爸爸曾到的一位女友那里問過我的消息，但伊竟忍心回答說不認識我！哦哦！蓉君，我不瞞你說，伊的紅唇我是吻過的，當時伊回答不曉得也就罷了，伊竟回答不認識我！——我聽了這個消息，我只冷笑了兩聲，便更決定了不回去。一個死了的八十多歲的祖父我不能撫屍而哭，這原非極慘的事！不過自那回起，我真怕再見廣州的面了！我真怕再見廣州的面了喲！蓉君呀，不要令你的舊友傷心吧！

又。

十八

V哥，我最敬愛的V哥呀！

前信寄出後，接得A君的信，其間距離不過兩天罷了。唉，V哥！我真後悔我前信不應寫得恁地淺薄。細讀V，你以前給我的兩封信，把我這死灰般的心，又燃燬起來了。據A君的報告，知你會拒絕他的招致，隨後十五天的時候，你又由上海跑到他那里。他又說你在廣州寫信去香港拒絕他的推薦時，措詞是異常堅決！他說似乎看出你背後有一種原動力在推駛着你，因此信中的措詞又似乎聲明你在廣州將有更高的期待！可是到香港後你完全變了，你那時很不愛發聲。據他的描摹，你那時竟沈鬱得可怕！後來你在香港見二百元的職位已經失去，而又別無可圖了，才由A君把你轉送到C村的H君夫婦那里去的。他推度你失意的原因很使我相信，而且他滿充着悲涼的調子：

——V君之所以在先決絕了我的薦引，大概當時他的精神正在充分地向着一個女人活動哩！他追逐的對象，據他的十分滿足的自詡，大概是一個十六七的歲數的處女。我看你也曉得的，就是玫瑰殘了中的女主人翁倩倫，他的來信陳述他的進行大有把握，而且非常順利。

他直稱那個女人是嬌憨，活潑，而溫柔的倩倫！不呼伊的真名了。而且他屢屢把這樣重覆的句子寫着，一封信真有六七個，我因此窺見他的感情在那時澎湃極了！

——倩倫是他一年前的舊識，後來因故決裂。其故我不能詳知，大概我們這可憐的朋友 V 君，他太把自己看得清楚了！他對自己以外的別人的期待太熱烈了！你想，廣州的女人有多少是能了解他的呢？但是最近他們的交情復活了，本應依着次序進行，以至於結婚才對的呀！誰料他竟於拒絕我以後半個月的光景，突然跑到香港，而且是由上海來的！呵，我們的 V 真的令人有些恐怖了！

——他三點鐘把電話給我通知了他所住的旅店，我當下就坐電車去找他。呵，他的深陷的眸子，青灰的嘴唇，黑黃的雙頰，皺折的廣額，深鎖的眉頭，捲曲的長髮，呵，這差不多使我要抱着他痛哭呢！但是不行，他看見了我就僵直着伸開了他的右手，嘴唇縫裏只進出了“你好”兩個字。在我們長時間的握手中，我屢屢注視他的面部，可一絲兒表情也找不出來。在聾噪不靜的香港裏我對着他，就像在萬里無人的荒漠的月夜中對着個 Sphinx 一樣。

——寂歎把他的黑翼蓋覆了我們兩個 我眼前只

覺得有一道道的黑線黃線在亂狂地跳動。我問他到底這是甚麼一回事，他只是搖頭，搖頭。蓉君，我的心血在那個時候差不多要達到完全凝固的狀態了。由他眼中的淒光，我可以推測到或許他又和倩倫鬧翻了？不過他為什麼又到上海呢？這在他未明宣以前，我完全猜不着頭腦！——

V哥，可愛的V哥！你真忍心呵！你到了上海，為什麼不來見我呢？現在恐怕又遲了遲了！你在C村，我在上海，在我倆的一生中，不曉得有再見的機會沒有？你為什麼不來見我呢？你真忍心呵！然而——我不久便又明白了！我剛發出寫給你的第一封信後，當日便見着M君。

“蓉君，你的好朋友V君前幾天曾到了上海一次呢。你知道嗎？他去會你沒有？”

“你做夢嗎？”我帶點談諧的態度表示不信他的話。

“誰騙你的！他匆匆見了我，談了不多幾句話，他還問了你的住址，便去了。後來我到共和旅館去打聽，才曉得他買的廣州的票子，他回廣州去了。到底他沒有去會你嗎？那可奇怪了！”

“他問了我的住址，還問了什麼別樣沒有？”我這個時候不能不信了，雖然A君的信還沒到。

“關於你的嗎？”M君太惡作劇了。

我沒有甚麼回答，只略略點點頭，表示肯定而且表示我不敢報復他的嘲笑！

“他問起你的近況，他問起你有什麼得意的朋友沒有；便不由得我不把你和S君的事情告訴了，不過很簡略地，我只把大概告訴了他。”

唉，我完全明白了。V君，難道你竟不給我以自新的機會麼？M君告訴你是詳是略，我不想稽覈，不過我自己就十分覺得有由我親筆把事實源源本本地再行告訴你的必要。我不能寫小說，否則我把這段題材慢慢煊染出來，怕未必讓張資平氏專美於前呢！

S君，你是認識的，我們都是這里文科三年的學生。他不是十分富於資財，但也並非窮。他說話漂亮很得，而面目呢，也和說話一樣地漂亮。而他唯一的特長就在涉獵學問。國內文壇上的大小事件他都曉得一些，更加了雜誌和小報的幫助，驟然和他談起來，覺得他實在博學似的。因我們大學裏鬧了一個風潮，這個風潮就把我和他介紹了過來。以前我雖認識他便是S君，但我們是素無來往的，這種風潮過後，校裏復課的時候，我已經沉墮於上海的女人普通所墜下的陷阱。而我的處女貞也就斷送於S君的善於，極善於玩弄女人的手上了！

這是前年秋天，你走回廣州後一年多的一個秋天的

事體了。當時我，癡愚的我竟自以為得了個 Fulfillment of my old Dream 嘞！這只好怨我的經驗不深，閱歷不老，學問不足，性情不定！唉！V哥，我對不住你了！現在我在不住地寫着V哥兩個字，我實在覺得有點臉熱，有點鼻辛，有點不好過！更悔我當時不直截了當地向你提出我的不幸的遭遇的 Confession了！唉，我當時給你那封信，我竟把一切都滿過了你！我那能不咀咒我自己呢：我太沒勇氣了！我把 Reputaton 石得太高太重了嘞！

自我失身那天起，S君和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幽會一次。我在這樣迷惘的純情的生活中白費差不多六個月的時光，S君的紙糊的外衣已經穿了，露出他原有的一切；同時他和我性交的次數多了，彼此都漸漸感到興趣。半月以後他有一次差不多三個星期也沒到我這里走動過一次，他過後再來愚弄我，我就把他拒絕了。一方面用更高的決心把感情殺掉，死心向書本裏面鑽研。S君呢，兩月以前也就和一個女人正式宣佈他們的婚約。我把這段過去的平庸的 Romance 當作一場戲劇的夢境，因此也便再懶得去騷擾他們。

V哥呀，事實就是這樣的。你說，這於我有什麼不備你來訪看的罪過呢！這於我有什麼責任呢！——自然，

V哥呀，應負的責任我也無能推却，你不要以為我的輕描淡寫是想逃罪的。其實我的感情已經給我自己絞死了，V哥呀，我能給你看的也不過空剩一個感情的墳墓和一個受傷的我的肉體罷了！

V哥，你是一個 Heart-strong Man 呀！我怎麼會不曉得呢？而且，King Lear 也曾被一個 Peasant 勸告過，V哥，你還記得不？O! Reputation! Dearer than for life。——這是勸告中的第一句話哩！我早已把比我的生命更寶貴的東西失去了，已經難怪你的 Heartstrong Nature 不能容納我，何況又加上 M 君的飛長流短的不實的訛傳呢！

我也明白那句 The Person travels fastest who travels alone 的名言；同時我也學了你的態度，不，大藝術者的態度：I do not bow to the public, and the public bows to Me! 呵呵，除了這兩句話，我還怎麼能夠生存世間？我還怎能安居在上海？——所以我只將我的罪過用自然主義的筆法，如實地抄了出來，不自褒同時也不自貶！我更明白，倘若無可恕的地方，喋喋多言，聒耳而無效；倘若有可恕的呢，不待我多提，你已經恕我了！三年前的我正有做你的愛人的資格，雖然我比你大了兩歲；今天的我只有做你的懺過自悔的姐姐的資格罷了。

知弟莫若姊，V阿，你的性情難道我和你同游同息三四年的時光而還竟不完全明瞭嗎？唉，罪過，罪過！V呀，你應當忘却年歲而做我的哥哥嘯！哥哥，我之受人怎樣的待遇，你也曉得麼？三年以來，名目上我雖還是個人，實際上我是被趕在人圈以外的，無論同性異性和我相見，都當我做可以隨便玩弄的趣人！都故意提出S君的名字相嘲笑！都愛三五成羣，聚在一起向我切切私議！都可以將我的敗德聲高聲低聲長聲短地在非毀！在詆罵！在譏刺！起初我還卷得有點難過；可是到現在就昂頭相睜，不像那時的俯首默受了！總之，現在麻木的冷水已經浸透了我的全身，再也排除不掉。我還能感受着羞恥的逼刺麼？

唉，可恨的H夫人的寥寥幾！個字，竟極有力，恢復了我的人性，重燃了我的心灰！——同時呢，把我的羞憤帶回來了，把我的舊情也重燃了。

接到H夫人的信，似乎有個萬斤的鐵錘突然把我的心臟抨擊了一下，我全身一連震了幾震！H夫人的來信也顛顛地躺在樓板上。我兩手撫按着我那突躍的心盤，那時我真有一種超於死以上的感覺，超於恐怖以上的Overwhelming！在這差不多近於恍惚以上的情緒的淹沒裏，腦湖中也葱蘢地浮上兩塊回憶的殘鱗：

在那不穩的由廣州到上海的輪船綏陽號上，我和媽媽不是定了你和你媽媽所住的官艙的隔壁那一個艙房嗎？我們上船時，俯在艙面的鐵欄上在讀着少年雜誌的可愛的一個男孩子，穿着藍絨的長袍，頭上盤着曲髮，當我扶媽媽上跳板時，你看了我一眼便又怕臊似的低下頭去的，不是我最可愛的 V 哥嗎？當我的媽媽鋪好了牀位，站在房門外和你媽媽攀談的不是你對我又望了一望的時候嗎？可愛的 V 哥！你起初只敢在上層的牀槽上偷望望我，便伸頭出窗洞去瞧外面的海景哩！我還記得：那時你枕頭旁邊是滿堆着—疊疊的少年雜誌和少年叢書，叢話等等的書本，此外還有一盒餅干和一盒白蛋餅呢。你們在廣州上船的，而我們是在香港上船的；船由香港開駛了兩天之後，媽媽不慣坐船，暈暈起來，那時拿了仁丹和如意油，芙蓉麵過來給我媽媽的不就是我可愛的 V 哥嗎？那時我才十六歲而你才十四歲罷了！

我們就在上海的北四川路厚德里共游共息地過了三年多快樂的生活呵！這種無忌地生活着的青年男女是多麼純潔的呢！我現在真不能用筆來描摹當時的情況，你讀那本書，我也讀那本書；你喫什麼東西，我也喫什麼東西；你媽媽買些什麼東西給你做衣服，也有得給

我；我媽媽買了什麼奇巧的玩具，也分點給你，所不同的就是你的爸爸在上海，你天天可以見到他，而我的父親則在武昌罷了！你說你憎惡上海的女孩子，說伊們不是驕誇便是蠢鈍；我也向你訴說我憎惡上海的男孩子，說他們不是浮囂便是粗暴呢！我們交換我們的意見。我們的眼光奇異地互相投射着，呵，那時你的心覺得突突地跳嗎？

無論如何，我不能忘記在船上的七天！這神秘的七天呵，我心中是多麼充滿新鮮的感覺和新鮮的趣味呀！同時我們在上海的三年多的快樂的生活，也便在那時開始了。到我們的快樂的生活收束的時候，我是十九歲而你也已經十七歲了呢。

這是我的悲涼的回憶的又一幕：

瀟瀟的夜雨把黃浦灘濺成一片的紫黑。兩架黃包車把我們由厚德里口推出了白渡橋，由白渡橋拖過了洋涇濱；最後又到了金利源！你一雙手攙扶了我的震顫的身軀，踏過了泥滑的橫木的碼頭，用急促的脚步我們一齊走到艙裏。你的父親，母親和我的母親早在艙房裏閒談。我的媽媽也表示着十分不捨得你們的情懷，殷殷以後會相期。你拉我走到艙外的圍欄邊：

“蓉姐，我要回廣東去了！蓉姐！”

你兩手接着我的兩肩，你站在我的右邊，右手是反扣着我的右膀，頭却斜枕在我的肩上。似乎你的靈魂想附上了我的靈魂了！我醉醺醺地，

“V，我的好弟弟！你要回廣東去了！呵，我不曉得，我的腦子昏得很，我真不曉得，你一個人留在我們這裏，不好嗎？V弟！”

呵，你終於去了！V哥呀！——我今日叫你做哥哥，怕還不及痛快地叫你幾聲弟弟來得親熱呢！

我們離開你們，出了碼頭，雨住了；天上隱隱的浮出幾顆黃星。我想了你吻我時的眼淚會有幾滴掉下我的鼻尖，但當我伸手去撫摩我的鼻尖時，那淚痕已經乾了！呵，這一夜呀我總能不斷地記憶起來呢。——

V哥！我最敬愛的V哥呀！我每當一想起這兩件往事之時，便立即想寫個信給你，但是，驚懼，憂疑和惶恐聯合起來又把我壓住了。我自己的名譽已經蕩然，而多年不通音信的童年伴侶的你，近況如何，我又不知；怎敢冒昧給你寫信呢？且夫人來了一封信，我才敢慎重地和作一度之筆談。A君的信來了，我才知你之去C村的時候，也正是個傷心的逃避者！因此我按捺不住我的情炎衝騰，再寫一封信給你了！倩倫和你的關係，可見告嗎？——呵，V君！你的傷心，我是不難領略到的！你若能把

情倫之事詳細說給我聽，則我雖未必能替你排解，也正好引你作同患的侶伴，作悲哀的共鳴呢！最可惜的是你在上海共和旅館住的時候不通知我，不然，我還有機會和你抱頭痛哭，互賣哀情呀！現在，這種機會恐怕要留着在閻羅王的殿前才能碰上了！唉唉！

末了，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自二月十九日上海大罷工後，我鼻官永遠嗅到被屠者的腥血，我腦裏永遠印着犧牲者的頭顱；半個月以前，我已經把我的孱弱的殘餘的身軀和那已破碎了的精神奉獻了給中國國民黨，我毫無躊躇地加入了國民黨了！寫這封信給你我費了兩個夜晚的光陰，不但我的工作少許多；寫完之後更有一個可愛的你的魂影，追襲我的前後，唉唉！愛情之煤是這樣缺乏喲！V，你叫我有什麼毅勇把舵前進呢？我最盼望不要這樣消極了，重來上海，我們攜手同向那些野心的喫人的猛獸猛烈進攻！積極點，重來吧！重來吧！積極點！你的蓉伸開兩臂在佇候你呢，我的V哥！——倘若你不厭惡我，而來就你的蓉的懷抱，我相信我們的生活都有向上的可能！倘不幸而中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鎗彈，真能雙雙死去的時候呢，那更好！這是一種有代價的情死呀！

毀了我們的象牙塔！振刷起我們的濡衰！你的蓉伸

開兩手在等候你呢！

祝你平安！祝你的夢快樂！

十六年三月九日午前四時寄寫於上海。

十九

蓉君

一別三年，不料上海灘頭，還有一個這般眷顧我的蓉君，我雖見不到你的面容，但我却能觸到你的一脈芳情，真是溫柔似水的呢。我不想胡謔着“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的話來欺騙你，誠實地對你說罷，我一個月以前，我竟完全把你忘記了！唉，蓉君，你是超脫了那苦悶的黑潭了，我呢，回顧我這生命就像佛殿簷前的一盞青燈。鬼影憧憧，它不能把他們燭照，而且綠幽得怕人，陰森得怕人；我並非不想把光華之油香重新燃起，可是那些東西呢現在已經完全用罄了！前天覆了你一封信，今天下午又由H君給我帶回一封你的來信，我細細讀了一遍，沒有再讀。拿H夫人所蓄下的一大瓶雙蒸白酒，咕咕嚕嚕地一氣吞下，便倒在牀上昏睡過去。到方才明娟倒了盆熱水來叫 myself 起身擦面的時候，我還是朦朦朧朧地……到方才我想提筆給你寫信的

時候，明娟進來坐在我的牀頭，一股油膩的辛野的氣味直衝進我的鼻官，熏得我很不自在；伊太不自諒了，還很親熱般的問我還喫晚飯不喫，我微微地搖頭，把伊的好意拒絕了。

“我嘴乾得很，苦苦地不想喫飯，謝謝你！”

伊並不覺得失意，笑笑地，“你爲什麼這樣喝酒？V先生，你方才一跳起身，”伊站起來用手比着我方才的樣子，“你那雙手把我那雙手抱得緊緊的，隨後又抓我的頭髮，你的兩個眼睛，紅得怕人哩！”

“你去吧，我還有點事情。唔，或者，你等一忽兒再來看看我。”我一手搭上了伊的右手，苦笑地，伊也並不拒絕我的無禮的舉動。然而突然我的左手觸到一塊瓦碎似的，鱷魚皮似的，粗澀的硬皮，這便是可憐的明娟的手了！

.....

覺醒來，壁上的時鐘，正指着午前兩點十分。

布帳靜靜地低垂，煤油燈的炭味衝進我酒後的喉頭，更加淒苦！那時無論如何，我再也睡不着了。索性披上了黑呢外套，跳了下地。房門靜靜地反掩着，桌上放着一壺微溫的靑茶，大概我昏睡時，明娟曾進來過了。我死命喝了幾杯靑茶，混身才覺得有些微涼。濡好了筆，我正

想續寫這封信給你，但我的視線又移轉到桌子上面放着的那張字條了。呵，這是H夫人的筆迹呀！

——V君，我同H進來看你，你正睡熟了，我們也不便驚動你。你夢中不住地呻吟呢，你有什麼不安嗎？我們很抱歉，或許你住在這裡會覺到甚麼不適嗎？H摸你的額，他說你發熱了。你好好的睡吧！夜學那里我們已經叫明娟去宣佈放一天假，明天我們替你找個醫生來瞧瞧好麼？安靜一點吧，V君！你真是太過憂鬱了呢。——

呵，蓉君，我突然憤怒了。爲什麼我要請醫生看看？難道我又真的病起來了？唉，我怎能不自傷呢？你瞧我去到那里便連累那里，現在不難我又會把H夫婦的和平而寧靜的生活給擾亂了！在案頭向我怒目而視的培良的“我離開十字街頭”和達夫的“蕩蘿集，”三兩本白露半月刊我都把他們摔了地；剛寫出字的筆也只好放下了。

——天呀！你爲甚這樣苦我呢？

我把窗子開了，站在窗前，對着那慘黑的面孔的蒼天怒問。他有什麼法子回答我呢？這怕是問的人太多了，把老天也窮得沒法了呢。這時地上的一切，都呈現無限的幽黯和極端的蕭穆，遠遠的蟲聲從黑寂的空氣裏播

動而來，我給那些清脆的草歌引誘出來了。

天上沒有月華，星子也很稀少。我吸着紙烟，漫無目的地四處踏走。有時想起你的深厚的心情，我惟有長長地吁一口氣，唧唧的蟲鳴，就發自那個小水池裏，走到小水池邊，過度的疲倦縛住了我的四肢，軟軟地倒在池邊，我迴溯起三年前的舊事了。——

唉，當時在船上我何嘗不想在上海再逗留一些時候？但是，你替我想想，那時你們是何等的富有？而我們是何等的窮困呢！我起初一聽見我的爸爸那每月二十五塊錢的職業相繼銷差了的時侯，我就知我倆的離別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而且，當初雖然是你的媽媽很愛我；我母親也很愛你！但是我媽媽曾經告誡我一段很沉痛的話，呵，我母親是一個憂鬱，多病而容易傷感的婦人呀！雖然伊早年是曾富有過，却正因伊曾富有過而更感到凌夷的貧困的羞赧，比別人敏銳哩！

“V，你也已經十七歲了！蓉的媽曾經告訴我，說蓉今年也已經十九歲了，教我攔攔你，不要和蓉來往太密，男女孩都有這麼大，像這密密地胡纏著，提防別的人看着會說閒話！

“不是我不知道你的心事，我也曾微微向蓉的媽提

過你們倆將來的親事，蓉的媽只拿將來再打算五個字岔開。V，你也該懂得的，他們是多麼體面和有钱，你爸爸每月只得二十五塊呢！

“還有一件事，你要防着的，蓉的爸爸是癆病的，我看蓉也靠不住。伊自上次去了伊姑媽那里住了個多禮拜過後，差不多每半月都要吐點血；聽說伊本想去住半個月的，後來在那里便吐了一茶碗血，才趕回來哩！你細瞧伊臉上黃黃的皺皺的，活像比以前老了許多呀！我本來不想在這個時候講給你聽，但是我恐怕連累了你一輩子，而且，伊的媽既然不歡喜，我們也不必自討沒趣！我們還是一起回廣東再打算吧！”

蓉，你也要曉得我一個人，夜清清的時候，在回味着媽的諄諄的勸諭，我是多麼難過呀！伊現在是一步步陷下窮而老的深坑去。伊一生中只生了兩個胎，一個是我那七個月生命的姊姊，一個便是我了！我怎能反抗伊呢？你的嘔血，你的顏容衰謝，你比我富有資財，我都不在意。只有我母親伊懷有幾分哀而懼的對於我的愚愛呀，我怎能反抗伊呢？唉唉！

我當時便投降在我母親的懷裏忍心把你獨個兒撇在上海了。船開那晚在船舷上恨望着碼頭的我，還和着淚拋送了萬千的癡吻給你夢裏的哀魂哩！在沉默的大

空中我還能透視出你的一雙睜子和你的一束烏絲，你的抽掣的嘴唇還顫顫地向我答吻嘛！

唉唉，沒有愛情固是苦惱，有了愛情更加苦惱；不提往事固然沒有繫戀，提起往事更覺傷悲哩！人呵人呵，你只合長被拘按在苦悶的磨子裏受軋罷了；永遠受軋！永遠受軋！——

誰料到這次回廣東，不止把我們的肉體隔絕了，竟連我們的精神也隔絕了呢。船一到白鵝潭，泊了碼頭，行李有泰安棧的夥計替我們照顧，我和爸媽上了駁艇，我在皮箱上使用鉛筆寫了張明信片給你，上岸後的第二天我又寫了封長信給你，上岸後第一箇月中，我總共寫了三封信給你；怎曉得過了許久，過了許久，全莫見你回信。呵，蓉君，我當時不能不信你嫌我窮了。

後來我爸爸再上北京，誰知又不得志，在北京過着失業的浮蕩的生活的時期當中，我曾流着淚問我媽媽：

“當真蓉姐一封信也沒有寄來給我嗎？我們回來已經四個月了呀！”

“蓉姐？你還記着那癆病種？你看你自己那個模樣！人家瞧得你起嗎？”

——我雖然是窮，你却是癆病！窮的身體還是壯健的；身子有癆病，錢多了有什麼用？——我當時深信了媽

媽說的不錯，還這樣自慰和怨你呢。唉！

後來兩年多的期間中，我只接到你四封信，因為你所講的都是門面話，而且有許多我看不懂的。——這自然是因為你的信，我沒有完全接到的原故了——所以我只懶懶地回了你兩封信！——這自然是你完全接到的了。

現在我兀自猜度這完全是我媽媽弄下的鬼計，也許他，我的父親，也參與這種計劃的。唉，蓉君，那時你的心中，怕也以為我對於你的嘔血，起了厭惡之心，而拋離你的吧？於是這件事體，就整整地迷住了三年！殘酷地於我倆情愛正歡的時候給整整隔絕了三年。現在我自己想着起來，幾乎要失聲而笑了！宇宙間這樣的巧遇也會遭逢着，大可驕視於一般睡蟲，我也不必深怨媽媽的癡呆的愚愛，伊正將一條奇異的道途把我的生命帶上了去。

你於離別之後，因了有人情的關係，居然插進了 N 大學的預科二年，暑假後接住入了本科。在那里你求知求愛都得到滿足。我告訴你吧，蓉君，你和 S 君相好我並非於最近到上海由 M 君告訴才知道的呢！

當時在上海的兩個朋友，把 N 大學的風潮和你與 S 君的事情都報告給我，我雖然只知你和 S 君相好的端

倪，然而這就使我深信。你既然以貧窮而厭棄我，那嗎，你和 S 君交好，當是意中的事了。我呢，那時我也將我的愛力，向別一個女人舒洩了！

在廣州閑住了半年，我的十七歲也快過了一半。我們家中雖然貧得厲害窮得厲害，但勉強湊够了二十多塊錢，我無聊賴地進了 C. N. 學校的高中一年級。

蓉君，真的，你曉得我和信倫的關係麼？哈哈，這左右不過是一場遊戲，一場無聊的戲弄罷了。有什麼宣佈的必要？不過你既然這般熱求，我又有什麼隱藏的必要？然而無論怎樣，這總是無聊的，可笑的，沒趣的。——況且，我又沒有文學家的華才，寫出來的恐怕成了一個笨拙的故事。——呵，怎樣寫呢？

腦子又在跳舞了！

.....

今天是三月二十八日，現在是下午八時了。——這都是明娟告訴我的。我向明娟索取那一疊信紙，那一封未寫完的給你的覆信。雖然明娟告訴我，H 夫婦和醫生都吩咐下不准我消耗腦力，但還是我未完的責任呀，雖冒險着我的生命，但我不願失信約於一個少女！蓉君喲！你在上海倘然盼望不到我的回信，你是會多麼的失望呢！你善疑的少女的心懷，是多麼難受呢！

那天晚上，我受了過分的酒力的驅使，從外面受了寒回來，已經渾身發熱了。我情知病是不能免的了，因此想在病未十分發作之先寫一封信給你。誰知寫到差不多天光的時候，腦子在跳舞起來，筆尖也不肯聽我的指揮，我再不能抵受了！誰知一耽擱就耽擱了十天！——呵，連今天十一天了！

窮，病，以至於死，都不能令我傷心；誰知以我這窮病之軀，更要添上無窮的罪惡呢！在這信的前半的擱筆之後，我未臥病之前，唉唉！這真是該死，這真是該死喲！就在那個將黎明的時候，就在那個將黎明的時候呀我又種下，深深地種下一株罪惡之果！於是在未見到黎明的時候呀我就臥睡不起，唉，病到今天，已經是第十一天，我的償報也够了。然而我更相信，到了最後的日子，最後的裁判一決定了，我的償報怕還有無窮的開展呢！呵呵！

本來昨天下午已經回復知覺，腦子也停息跳舞。但醫生准我喫的，只是一些麥片，還要算是特別地開恩。彷彿我整個僵了，因此也沒有想些什麼東西。其實能長此不能夠想，對於我也許是幸福。

明娟只望着我微笑，我曉得伊笑的是什麼。伊要拿鏡子給我照照看，但我把伊禁止了。並非不願看，其實是

不必看喇！

病後的心情，不但不比以前衰頹，反而比以前格外容易奮興，特別地亢進。唉，以前是冷冰冰地，現在反而熱烈起來；以前想把馳證之死地的同情，現在反而想把牠滋育起來；許久沒有流過的眼淚，又涔涔地滴下。

病前決定對生命放棄，病中整天在憂懼着死！病前決定不再接近女性，病中更而把你我的舊情重燃起來！呵，這種卑污的矛盾的人類的思想！這種可鄙可棄的浮薄的心情呵！一切自己親手製成的仍由自己親手破壞！自己生的兒女自己把他們處死！唉，怎麼辦呢？——蓉君！我不是應允過你把倩倫和我的事情詳細向你報告嗎？嚇！我怎麼寫呢？我從那里寫起呢？我恐怕我又要破壞我自己的信約了！但是——無論如何，蓉君，我必要履行的。

我悶悶地檢出了你的來信，重復再讀，再讀，再讀！噫，總是錯，總是錯，總是錯喇！對於這樣這樣一個心情深厚的失了身的處女！呵，我總不能不嘆我自己命蹇了！蓉君，命運是這樣播弄人，我的力量也盡了。

據明娟說，我昏病中只有二天是半陰晴的，其餘通是綿綿的細雨。廣東的早春天氣，原是這樣的：不料現在已經是節近清明，而還是整日細雨霏霏，怕不過了清

明，是無天晴的希望了。呵，蓉君，那扇九格的玻璃，一下下地在打着拍子，呵，這是冷雨敲窗呢，是夜風搖撼呢？微弱的煤油燈光，穿出窗外，反射着接連的簷滴；就像無數的鬼眼，但伺在窗外。外面的怪風，穿過小山頂，又像在吹着葬笛！我想那平原中的小水池，我病前曾流連過的，現在怕滿儲穢水，而小小的蝌蚪，在着裏面遨遊了！我想起屋瓦不牢，洩風漏雨的農家，此刻怕父母子女，蜷伏成堆地在享着好夢？我想起江干的漁船，現在怕正搖晃在小白波裏，在顛顛牠們的身軀！我想起枝頭的小鳥，現在怕正斂覆着他們的濕雨欺陵的薄翼，在度他們的涼宵！我想起禾田中的綠苗，一二尺長的蔥蘢的嫩苗，現在怕已經東倒西歪！禾田怕也成爲澤國！我又想起老樹下面的枯葉，怕也給寒雨浸漬得十分羶腐！玫瑰殘了，中V所住的宿舍的後園的那塊突兀的怪雨所鍾愛的怪石，也怕要更綠面滑哩！

我想的太遠了；哦哦，蓉君呀，現在上海的你，又是怎樣呢？爲什麼你這幾天沒信給我？你病了嗎？你惱我久不裁答嗎？哦哦，我病了！

我更想起在廣州的時候，——我又要提起廣州了——唉唉，倩倫現在怕穩穩地躺在F表哥的腰間……！哦哦，氣死人！氣死人！氣死人呀！我真料不到病中的V，

反而恢復了不少的人性！而且，比以前更容易憤懣，更容易悲傷，更容易激動，更容易嫌惡；外面加上更熱烈，更自私了！我除了深深地深深地怨我的……

卷君！卷君！你料不到吧！我除了深深地深深地怨我的爸媽之外，真找不到別人出氣了！

哦哦，我要孝敬父母，

難道就為他們是我的生身？

哦哦，我要尊重父母，

難道就為了把我撫育成人？

你們雖然是有點功勞！

但仍不能不叫我深恨！

唉，把我的所有都誤盡，

誰願受這些愚恩和愚愛！

你們還牢牢地自恃，

以為我是隸屬你們！

都只為了你們是我的父母喲，

不然，我先要用更殘酷的手段把我的怨氣舒伸！

你看你們替我造成了無數

心上的創痕！

你看你們替我毀碎了所有

向上的靈神！

你們破壞了我的無量的前途，
可恨的全把全假當全真！
你們嘴裏還死死咬着，
說你們是萬分謹慎！
你將來的爸爸喲，
你將來的媽媽喲，
你們要把兒女們解鬆了一點，
不要使他們終身飲恨！
不要使他們飲恨終身！——

蓉君呀，我怒極了，我倆，倘若不是雙親和我們作對
把我們玩弄，我倆現在不很快活麼？現在：

現在喲，我怕是病已入膏肓！
再難喲，再難有痊癒的冀望！
你的情愛也怕過了發芽滋長！
差不多要到了呀秋收與冬藏！——

.....
唉，蓉君，現在我倆已用不着憤怒！
實在是已經錯過了青春，
走到虛寂的末路！
我們那里還有歡愛？
我們已走到了歡愛的窮途！

你不聽谷谷谷谷的夜鳥，
你不見一行白楊與衰柳；
生命已到了深涼晚暮！
遠遠地已經有人在替我們開掘草墓！
你有窮之生喲，
你無窮之愛喲，
你如何騎了我們這兩匹蠢驢？
向渺茫的前途趕路！
向無極的碼頭擺渡！——

唉，蓉君，不曉得我爲什麼這樣奮興起來，連擺正信紙的機會都沒有，潦草地十分潦草地把我的生命之哀音叫了出來！哦哦，蓉君，你不妨把他細讀吧！倘若世界上可以有詩存在的時候呢，我願你讀一讀這首真詩。倘若別人會指摘我這首不是詩時，我惟有自稱他的確是詩！毫不客氣地在那一剎那間我真要自封爲詩人，偉大的詩人；然而不過那一剎那間罷了，過後我仍將爲這卑污醜陋的自己。蓉君呀，你屢屢向我要作品讀，就讀這首破碎不完的真詩吧！——

唉唉，蓉君呀，我錯了，我太偏激了。其實他們這樣擺佈我兩人時，又何嘗存心要害我們呢？只是他們的方法錯了，事到如今，愛者反以爲仇，倘若我父母聽到我這

些狂怒的暴語，又將傷心不止了。唉，愛和仇在今日已經弄不清楚，我恐怕這就是悲劇的原素了。蓉君，況且他們錯也就不是他們本身想錯，這層惟有時代替他負責。我們要怨只好消極地怨那時代；不然，你我都該盲婚！愛的問題有人替你擔心，也不用苦了你我。

唉，我對他們的報復也就不算不殘忍了！真的不能不算二百分殘酷了！你想，男差不多六十歲女差不多頭髮全白的我的一對父母，當我祖父斷氣的當兒竟不見了我，到我有關係的一個女人那里問，伊竟說不認識我；登報尋覓，我竟置之不理，這是何等慘痛呵！我當時只依稀朝北，對着在廣州一條小街一家小戶裏躺直着的我的死了的祖父默哀地行了三鞠躬禮，表示我的痛悼。後來我又想像到我爸爸的怒容，我多病的媽媽的苦苦的哀泣和號哭；不禁寫了封無回頭住址的信給他們報告我在外平安。

哦哦，寒風苦苦纏着冷雨，向在旅的病人的心窩不住地敲打，我現在何嘗平安呢？——蓉君，你不要責我太無情了，其實這正如曼殊上人所唱‘生身阿母無情甚’呢，假使伊當年不給我鑄下了大錯，又何致我現在棲身在 C 村？又何致……？呵呵，莫論有情無情，廣州我實在憎惡了！白雲山只是個裝滿殘骸的屍山！珠江只是條渾

黃多泥的小溝！北郊是臭惡的墳場！東郊又是恐怖的殺人地！荔枝灣實在闊不過六尺，一個汀水的出道！海珠是人工砌成的石頭的鴨蛋！古寺草原，早已一點都沒有！馬路百分之九十五是猙獰地突出像橫斷山脈一樣的崎嶇的怪石！社會是陳古，人心是詭詐！男子的品格是雞鶩，女子的習尚是浮誇！呵呵，這樣一個廣州又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

而且，在教育上：學校是私人的囊中物，如我所進過的C.N.學校；小學是充滿扶清滅洋和敷衍了事的教師；還有一個國立大學，一個教立大學——聚集着上帝的寵子，我不願談了！在治安上，或市政上：偷摸拐騙充斥於通衢；小販菜攤舖滿了行人路邊；明明是吸煙所，（當然是有過沉痛的國恥紀念的鴉片）却美其名曰戒煙藥膏代售處；失業的人鳩形菜色地在路上徘徊的不計其數；帝國資本侵略主義的建築物所在多有；最可痛恨最可痛恨的是數不清數不清的娼婦！西有陳塘，東有玄堤，本來淡雅清淨的珠江堤畔都統統泊着供男子行樂的下等妓艇，一到夕陽西下便都跑上岸來挺着伊們畸形發展的陰部和臀部，油頭粉面地，在兜搭和誘惑不正的男子，其間就傳播了遺害無窮的花柳病和廣東特有的永遠不能醫治的麻瘋！此外更有許多滿佈街頭的，滿佈各

娛樂場所，各旅館客棧的形形色色的私娼！日本人開設的廣東旅館和太和旅館，以及其他旅館與販賣春宮，淫藥的營業便格外發達！報館除了兩家黨報和些以周瘦鷗小說派取勝的報紙之外，竟有專投合此種嗜好，不載各種新聞，電論而營業的！

唉，寫到手斷，也不能寫盡廣州劣狀的十分之一；然而實際上對於女人賣淫，什麼婦女部什麼解放協會除了出將堂而皇之的風頭以外對於這件案子怕只有永久的保留！呵呵，又用什麼我們多嘴？！我不敢以批評家自命，我又無勇氣和能力去管這些閒事；只好安於狂言！不過，蓉君呀，你叫我有什麼法子去留戀廣州呢？不以祖父死了我不回去！恐怕廣州之於我，變了 London 之於 Byron 了，雖然不能回去的情節是各異的。

壁上的自鳴鐘正敲響了午前二時，夜的痛哭還沒有止息；可憐的侍候我的明娟居然大膽地睡倒在我的牀上了！雖然我疲倦得很！但我怎忍得揮醒了好心待我的明娟，而作自私的熟睡呢？——雖然我冒着莫大的危險，違背醫生的吩咐，竟接連消用腦力至六小時之久！

然而我的手腕，的確痛的要命了！於是我放下了筆，喝了一杯半溫的白開水，便背着兩手輕慢地在地上踱來踱去，在數着，在來回地數着地磚。接連吸了三枝紙烟

之後，(呵，我不吸紙煙許久了，現在吸的是因天氣潮濕而起了斑點的。)一種奇怪的思想突然支配了我：我把襪子換了，把外褲換了，汗衫也換了，縛上軟領，打了個大領花，穿上了外衣，戴上了帽子，再換了皮鞋；就像彷彿要出街似的，其實我打扮齊整了，只走到窗前，凝望着外面的不住的雨點。我想，倘若沉墨的天空是一面大鏡子，那麼，鏡中的我，怕是一個翩翩的年少吧？這樣想着又經過了不少的時間，到我再點上了第四枝紙煙在繼續寫這封信給你時，已經又是午前三點三十分了！我也覺得奇怪，經這麼一休息，精神和腕力同時都恢復了。

呵呵，蓉君，你的懇切的真情，我並非不知感！但是一回想，我竟惘然心顫了。我由上海到香港，A君說給我聽，說H君這裏的郵局有一個缺職，是前個月的話了，叫我去看看。H君本是我舊友，因此我就來到C村。到了之後，才知道那個每月五十塊大洋的缺已經有人填補了，H君不住地向我道歉，並留我在那里住下，A君早有信叫H君預備，因此我到了也不費事。我起初整整玩了十天，後來又在C村的一個富商的家裏教他的子女甥侄共有七八個孩子念書，算是每月送點錢給我。呵呵，剛上了幾晚課便接住又病了這許多天，病呢自然是老病我也懶得去查根問底，不過這樣蹉跎歲月，又過了差不多一

個月了。這月裏一切費用，以及醫藥費全都是日君一人支給的，我已經萬分難過！難道還向他借去上海的旅費？就使有錢他夫婦也不會讓我去，就使讓我去，我現在還未曾半愈的病體，能夠飛到上海嗎？

我這病會好不會呢，我昨天，不，前天下午聽見醫生的皺眉，H夫婦的憂容和他們三人的私語，我深知這個會成了問題！就使退一百步，會好的，呵呵，我的肉體雖然好了（？）我的心能醫得好嗎？心的傷痕是永遠的呵！我方才對着天空當鏡子照的時候，曾用腹稿擬了一首韻文，題目叫做‘你怎能逼一個百戰的勇士再上沙場，’我索性寫了出來給你看看吧：

1.

你怎能逼一個百戰的勇士再上沙場？
當他還是嘔血迹模糊地遍體的鱗傷！
你聽他，他會將他的戰功向你述陳！
你聽他，他會將他的憤怒向你訴伸！
就使他是世界最勇的豪士嘯，
然而他現在却還是，還是不住地呻吟！
不住地呻吟，呻吟在灰黃的枕上！
你看他的戰火在胸中燒焚！

你看他的鮮血向白樹激噴！
就使你是全沒悲憤之心嘯，
他早已流過了如許的紅漿，
如今，如今已是死人一樣！
你嘯，你還能對他存過分的期望？
你嘯，你還能逼他立刻重上沙場？

2.

你怎能逼一個百戰的勇士再上沙場？
當他還站在生神和死神的中央！
你聽他，他會不承認他自己染上了重病！
你聽他，他會向你說他不愛惜他的生命！
就使他是斯巴達的勇士呵，
怎奈他還只是，還只是呀昏迷不醒！
雖然他曾經將苦藥口口親嘗！
他想起他將和那黃土接吻！
他心中就憤憤不平！
這里不是光明的死處呀，
爲什麼衆鬼却把他的魂兒爭搶！
爲什麼所愛的却又不在他身旁！
你嘯，你還能對他存過分的期望？

你嘯，你還能逼他立刻重上沙場？

3.

你怎能逼一個百戰的勇士再上沙場？
當他們還用白布牢縛着他兩個眼眶！
你看他，他的兩臂還是這般苦痛！
你看他，他的雙頰還是這般火紅！
就使他是項羽復生呵，
怎敵得他的雙腿呀更是這般浮腫！
怎敵得他混身正在呀燃燒得發狂！
你瞧他兩耳似乎已經震聾！
你瞧他全身的骨節似乎已經脫鬆！
作算你是具有鐵石般的心腸呵，
作算你是具有鐵石般的心腸！
你也要替他發慌！你也要替他發慌！
你嘯，你還能對他存過分的期望？
你嘯，你還能逼他立刻重上沙場？

4.

你怎能逼一個百戰的勇士再上沙場？
他已經忘却了一切，甚至他的家鄉！

你聽他，他說他曾不顧一切向敵人擊射！
你聽他，他說他何嘗不想做歷史上的雄傑！
可是，呵，這個末路窮途的戰士嘯，
他悔悟，他偏激，說這是他的災孽！
他悲傷，他失望，說大地何嘗有天上的聖光！
你看他將最後的冤讎向你們舒洩！
你看他將最後的眸光向你們握別！
就使你是他的敵人呵，
你心靈怕也要和他一樣緊張！
你神智怕也要和他一樣昏憊！
你嘯，你還能對他存過分的期望？
你嘯，你還能逼他立刻重上沙場？——

蓉君，你讀了這樣四首中國的 Sonnet，你心裏感得怎樣呢？這人世間什麼是我所圖的！圖死尙屬失敗，圖什麼會得成功？唉唉，蓉君，圖死尙屬失敗嘯！

你叫我到上海，唉，你還以為我是一個純潔的青年嗎？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無論如何嘯我要告訴你許多事情，所有我都要告訴你，一切我都要告訴你，而且詳細地，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我還想用文學的筆調敘述給你聽，曲折地而且純真地！無論由天光寫到天黑，由天黑重復又寫到天光，寫寫，儘我的力量寫嘯！那怕寫了之

後我就會病重，就會死！一切都嚇不怕我！

無論對爸爸，對媽媽，對你，對倩倫，對邱桂英，對慕韓，對 F 表哥，對 A 君，對 S 君，對 H 夫婦，對許多朋友；對 C 村，對廣州，對中國，對一切帝國主義；對極大的宇宙，對極小的人生；對我將遺忘的一切，對我所記憶的一切，所有的所有，我的意見我都想講給你聽！哦哦，此外還有明娟呢，我也要講給你聽了！寫！寫！寫嘞！由天光寫到天黑，由天黑寫到天光嘞！

你怕記得我的容貌吧！不然，我就去年映的相片寄張給你，唉唉，上海我是不能去的了！我願你永莫把我遺忘，但我又願你快點忘掉我！

唉唉，你再不要以我為清白的少年，你再不要，你再不要嘞！唉唉！

就在那個清晨，那個恐怖의清晨嘞，我把明娟，那可憐的村女，那不知利害的仙童，那蠢笨的孩子，我把伊破壞了！你看，伊睡在我的牀上，伊的臉龐紅紅的……

哦哦，可恨的 H 夫人！可恨的 H 夫人！伊把我誘惑！伊把我誘惑！

天光了！現在！天光了！——不是呀！十點了！

哦，可恨！

唉唉！說什麼，我敗！我通通輸給命運！

敗了！敗了！打敗仗的英雄！

誰可憐！誰可憐！

我要誰可憐；有人可憐又怎樣？

唉唉！倩倫！伊不許我去就香港A君所推薦的職業，二百元！失了！伊騙我！叫我和F表哥一齊去上海去接伊的守寡的姑母！伊的姑母就是替伊做媒嫁給F表哥的！我竟被騙！我竟被騙！

人生跑到無路可走！無路可跑！他的心情！唉唉！我爲什麼有靈魂！我爲什麼會想！

毀滅！毀滅！毀滅一切！再後毀滅自己！

唉唉！沒有能力建設！有什麼能力毀滅！

哎喲！我背有陰影在埋伏着呢！

哎喲！你看四野無人！我竟墮下深淵！

四圍是黑綠白！黑！綠！白！

叫！叫！叫喊！叫喊！心是冷的！額頭會冒火！四圍的折線！曲線！直線！都在跳！舞！打駕！

你是誰，你這女人！我要開鎗了！

爸爸！媽媽！你幹什麼對着我！

呵呵！唱呀！打！打他！砍！力！用力！

拿開你的頭髮！

唉唉！唉唉！唉唉！唉唉！唉唉！唉唉！

Tears! Tears!

Devoir!

Diable!

EUH EUH! EUH FUH!

Raid.....

V

Marcescense! Ro——s

Geel 玫瑰殘了!

蓉君!你的信來到時,我們那可憐的 V已經病到萬分危險了。無論彼現在看不懂你的信,即使懂得,我們也要遵從醫生的話,不給他看。蓉君!那天清晨我們由親戚家回來,一踏進他的房間,簡直把我們嚇了一跳!他蜷臥在地下,眼睛閉得緊緊的,從眼縫裏淌出血,從口裏淌出血,手掌和手背都沾滿紅印。滿桌子上都堆着信紙,現在數起來竟有七十一張,幸虧他有Page的數碼號着,還不會把次序混亂。我也真想不到我無意中的親暱竟會給他以引誘,怪不得那清早我和 H一進了門口,除了見他倒在地下之外,明娟却睡在他的牀上,後來

我大胆把他的信偷看了，才知就裏。這也怪不得他，也怪不得我們那可憐的明娟！——信內所寫的我不讓伊知道哩，雖然伊聽見出了亂子以後，很擔心地問我。——想不到我倆一晚不回家便闖大禍。V 現在已經入了此地唯一的醫院，雖然醫生說他很難有治癒的希望，但我倆都祝他早好！

我現在把他這封七十張信紙的長信，連你寄來的這封信，原封附同掛號寄回給你。

真使我們擔心！擔驚！今天下午去看他，病勢更沉重了！——你的好友報告你的怕只有這一點惡消息！

你的朋友 H. C. Y.

(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午前三時三十八分全體作完)

做完這篇長篇創作以後，或許不久就要跑到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宣傳科營中尉編輯。作者在最後誠懇地向與我同受此苦的讀者致語：在這樣一個世界，尤其在這樣一個中國，除了集合許多的共鳴者

起來把社會破壞一下，實無別的出路——除了死！

羅西

最 後 一 頁

已是夜深了！——我一人獨自，遺失在這暴風狂嘯的山上。風在連山中號咷。溪流從岩頭叫下。無茅屋替我遮雨，替我這遺失在暴風狂嘯的山上的人。

——郭譯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州之詩中可爾魂第一節——